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老八



老八姓什么，叫什么，连村里明面儿上的最高领导村支书，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老族长也不知道。

老八理论上的爹，姓朱。朱家街绝大多数的人家，都姓朱。每逢祭祖或族中有事儿，历任族长都要庄严地拖着长音儿，有腔有调地大声宣布：“咱朱家街朱家，是洪武爷嫡传的一枝儿，咱不能辱没了洪武爷——”

本来，姓朱，对于老八的爹，是件很有脸面很有光彩的事儿。按理说，他应该十分珍惜这份荣誉才对。可他偏不，家境不错，念了几年书，心野了，眼高了，跑城里头当了洋差，竟然还走洋桃花运，娶了个洋妞儿。一激动，连姓也改啦，叫什么“吉克孙·朱透提”，改洋朱啦。

老八的爹娶洋媳妇儿，却一直没休妻。不是不想休，是老休不成，自个儿做不了自个儿的主。老八的娘就拣了个便宜，按照老规矩老理儿自动升为正房。好在洋人永远也闹不明白文化深厚的中国人在婚姻问题上的猫腻儿，所以一般也不去计较什么名分，排什么名次。

洋妞儿不在乎，老八的爹可老觉着是块大心病。自个儿都当上半拉洋人啦，还能家里养着个小脚的土鳖婆，还正房？

有一年临春节，吉克孙朱带着洋妞儿回乡探望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说是尽孝，其实，老八的爹打的是死活也得休妻的算盘。中国的宰相大臣见了洋人都点头哈腰，办事儿洋人说一他们不敢说二，这回洋妞儿跟着，还有休不成妻这一说？嘘！

那时候，村里还只知道他在北京城里做官混事儿，官位不小，可不知道他做的是哪路官，更不知道他改姓洋姓的事儿。老族长高兴，拄着龙头拐光临他家。长辈登门拜访晚辈，破了例。

老族长呼噜呼噜地运动着嗓子眼里的痰，问他：“三儿，你在城里头哪个衙门里头应差哪？咱家谱上可要好好儿的记上一笔，你小子，成！给咱洪武爷争了大光添了大彩啦。”

老八的爹西装革履，头梳的倍儿亮，腰板儿挺的倍儿直，冲老族长点了点头下巴颏儿，说：“嘘！衙门！中国的衙门是人呆的地方吗？我在洋大人府上！不瞒您说，瞧见没有？我这姨太太，原装儿原封儿的洋玩意儿，比国货好使用多了！”

老族长咳嗽了几嗓子，拿眼角的余光溜了几溜洋媳妇儿。除了黑点儿，眼睛大点儿，白眼仁多一点儿，还有就是嘴唇比一般人厚实了点儿，其他也没什么，不像传说中的黄头发蓝眼珠子大嘴岔子的“白毛儿妖精”，看着还不叫人痒汗毛。老族长琢磨，管他中国的，外国的，有些个东西必定是一样，起码也是差不太多。可怎么还分好使用不好使用呢？想了想，不明白，可没敢问。他是长辈，得端着真理化身的架儿，不敢随便问话，也不能什么话都说，叫晚辈笑话。随她怎么好使去吧，咱朱家三儿能使洋玩意儿，就足以证明咱洪武爷的子孙到底不是凡裔人儿。有本事！对得起咱洪武爷！可就是一条儿，听三儿那话音儿，好像有些个看不起咱中国的官，咱中国的官多少代都是咱老百姓的父母官，看不起中国的父母官，就是看不起咱中国的老百姓，看不起咱中国的老百姓，也就是看不起咱朱家……怎么想，老族长也觉着腻

歪。再想想，不行，得尽义务，开导开导三儿，省得到外头叫人家说咱洪武爷朱家后代没教养。

“你姓朱，”老族长摆出和善的长辈风度，连痰的运动次数也减少了许多，以显得更温和，更亲切，“咱姓朱的是国姓儿，是洪武爷嫡传的一枝儿……”

老八的爹忽然冷冷一笑，说：“谁姓朱？我姓吉克孙，洋人给我起的！”

老族长陡地把血全涌到了脸上。

躺在床上的病人急白了脸，哗地把血全窝到了心里。

几乎是同时，老族长和病人一起喝了一声：“朱姓的不屑子孙！”

谁知老八的爹却皱了皱眉，厌恶地说：“歇菜吧您哪！人家洋人的一只哈巴狗，一天还得一斤排骨两瓶儿牛奶呢，姓朱的尊贵，有几个饭食能赶上洋人的哈巴狗的主儿？”

病人气得一口气没上来，卡在了嗓子眼儿里，然后鬼招着一般大叫一声，两眼一翻，双腿一蹬，山响一个大屁，急急火火地奔十殿阎王那儿告御状去了。

老族长扬起手里的拐杖，眼珠子连血带火地一块儿喷：“滚！你不是洪武爷的后代！你不是朱家的人——”

从此以后，老八的爹就再也没有消息。

大约过了2年多近3年吧，老八忽然慢吞吞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族长啊，您老人家圣明，您老人家明镜儿，您老人家恩典哪。”老八的娘抱着老八，跪在地上一个头又一个头地给老族长磕着响头，“岁月，岁月，说书唱戏的不是说福大命大的主儿要岁 19 个月才肯出世么？那真龙天子有时候要 20 多个月呢。这孩子一岁了快 30 个月！30 个月！指不定是个什么命呢！您老人家瞧瞧，瞧这孩子多富态！多大脑门儿！兴许，咱朱家……再出个……哪什么呢！”

老族长青着脸，闭着眼，咕噜着水烟袋，一声不言语。

庄严的朱家祠堂里，就老八是不是应该享受姓朱的待遇和老八的娘是不是应该继续享受朱姓待遇一事，高层族务会议、中层族务会议、扩大族务会议以至全体会议，开了一回又一回，烟叶子茶末子下去好几斤，也到底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老八倒是平安无事，既碍不着吃奶哭闹，也碍不着拉屎放屁，活得挺壮实。就是不能姓朱。

兴户口本儿了，本儿上还是写了个“老八”，没姓儿，好像也没名儿。

二

老八排行老八，是按家谱的规矩排下来的，不是一奶同胞哥儿 8 个。

老八有两个哥哥，其余 5 个，都是爷爷那辈儿的分支如二爷爷家、三爷爷家的堂兄弟。

老八的爷爷这一枝儿，只有老八的爹这一根独苗儿。独苗儿排行老三，也是这么按规矩排下来的。

年头儿乱，乱打一锅粥。兴国民党，兴共产党，兴日本鬼子，兴汉奸，

兴土匪……把老百姓兴得眼晕。

老八的大哥，在堂兄弟里排行老四，人称朱四儿。打小儿敢做敢为，并且特别地爱听书。说书的不常来，他上了书瘾，就拣一本子破书，自个儿学认字，学着看书。逢遇上个识文断字的人，他掰门生法儿地也要问人家个字。问一个，记住一个。几年下来，居然能磕磕巴巴地读懂闲书，写封信了。老八的娘特别喜欢这个儿子，心里头，已经把这个儿子当成了一辈子的靠山。

谁能掐算得到呢，兵荒马乱，乱到了犄角旮旯里的朱家街。朱四儿被国民党抓走了，拉去当了壮丁。

谁都知道，那个时候，被拉壮丁的人，还不是等于把命拉给了阎王爷？

塞翁失马，安知祸福，老俗理儿有时候说的真对。不知怎么地，朱四儿碰上了巡查人间的神仙照看欣赏，眼见着顺溜儿，眼见着发达。一仗下来，弄了个排长，居然有机会到黄埔军校进修了一把。一半儿是朱四儿肯学认琢磨功夫确实不错，一半儿也是该着走运，学校枪技大比武，朱四儿蹲卧站跑，马上车上，弹无虚发，百发百中，拿了个头名，一下子被校长看中。要不说这人要是顺溜了，绊倒跌一骨碌都能检到个便宜。军校出来，朱四儿就当上了官：国民党首府南京警备区的一个警卫营营长！

营长没忘了家。他把小他几岁的老六，就是老八的哥哥营长的弟弟，安排到自己的手下，当了个连长。

没几年，营长升到旅长，驻防连云港，兼任连云港一带海防司令。那位连长弟弟升任团长。

有一年开春儿，这位年轻有为的团长，突然被共产党赤化，拉起队伍奔沂蒙山里去了。

这年，老八正好8岁。

三

老八打小儿就不透灵。

不透灵不是笨，也不是傻，好像有那么点儿“不开窍”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这种方言表达的意思很微妙，简直是可意会不可言传。不透灵就是不透灵，好像就是那么个意思。

老八8岁上，还吃奶。

夏景天儿，天太热，屋子里院子里都憋闷，做针线活儿的娘们儿们，合适对眼的，便凑在一块儿，找个街面儿上的或者胡同口儿的荫凉地儿，一边儿做活，一边儿聊天儿。聊的虽然不过是张家长，李家短，北庄的孩子三只眼，外带着谁谁昨儿个又钻谁家媳妇屋里去了等等传闻，但都属于闺中秘语，加了不同的秘密等级，严禁各层次的男人偷听。一般的孩子，8岁10岁的，就被圈到禁地之外了。找理由蹭秘密的或找娘有事儿想停下来听几句儿的男孩子，总会被呵斥一声：“大男人家家的，愣这儿干什么？一边儿玩儿去！”

只有老八例外。

老八的娘是个寡妇，遇事忍让，待人宽厚，人缘儿挺好。他们这一堆

儿女人数量最多，胆儿也最大。但她却不敢大胆。既不敢像妯娌们一样把自己的肉展览出来，更不敢像那几个祖宗长辈，脱光了膀子，两个大奶子垂垂着，佛祖的风度，菩萨的心肠，方便快捷地捕捉着每一丝儿凉风。再热的天，她也穿着大襟褂子，板板正正的。

老八和一帮孩巴秧子光屁股满街乱蹿。藏闷儿，斗拐，爬树，抓蛤蟆，拿线儿穿的豆儿喂鸡……一身的汗一身的泥，整天价忙，忙的连放个屁都得抽空儿。

藏闷儿，老八总是被人家一找就找着，却老是找不着人家。抓蛤蟆倒数他最勇敢，一圈子孩子围着个癞头癞脑特恶心的癞蛤蟆直叫唤，光给别人鼓劲儿，谁也不敢动。老八敢，一把就把癞蛤蟆抓手里了，剥皮剥腿什么的，全不含糊。

用穿了线的豆儿喂鸡，是最精彩最有冒险乐趣的事儿。鸡吃了线穿起来的豆儿，就歪着脖子红着脸直转圈儿，瞅着特好看。有时候，瞅着瞅着，鸡主儿来了，孩子们就“嗷”地一声四散奔逃。跑得慢的，就当了俘虏。俘虏没骨头，不等严刑拷打，便一致招供：主犯是老八。

老八还在瞅鸡转圈儿，鸡主儿问老八：“是你领头干的？”老八看着鸡的那个怪模样儿，一劲儿地咯咯乐。

于是，老八就少不了挨顿揍，有时候是他娘揍，有时候是别人代劳。不过，别人代劳的时候少，好像不倒必不得已老八的娘不愿让别人代劳。

忙活了大半晌，孩巴秧子们饿了，一个个跑回家找吃的。老八不回家，家里没吃的。他抹着一身一脸的泥，找娘。掀开娘的大襟，显露出两个点着红点儿的大白馍馍，伸出舌尖儿，舔一下嘴唇，舔一下大白馍馍，然后，就咬住红点儿，有滋有味地咂磨起来。咂磨一阵子，松开嘴，还要扯着大襟不松开，用小泥手在大白馍馍上拍几下，然后就带着心满意足饱腾腾的神气等伙伴们去了。

老八的娘痴痴地看着自己雪白的肚皮上的泥汗和奶头儿上老八的口水，甜甜地低着头抿着嘴儿笑。

别瞅京城皇家威风天下第一，好像京城的太阳都比其他地方的暖和，其实，一到冬景天儿，北京这地儿，冷着呐，贼冷贼冷的。更甭说离皇上也就是离太阳更远一些的京畿小村儿。天冷，屋子外头结冰，屋子里头也结冰。半夜里要撒尿，憋醒了，就是没胆儿爬起来解决问题。待到实在憋不住，咬着牙，把冰凉的尿盆儿拉进被窝里，身子拱成了个大弯弓形，蒙着头，怕进凉气。撒完了，松口气，把尿盆儿放到地上，抖索着暖半天才敢出口气儿。人还没暖热，热气腾腾的东西，已经结了薄冰。

种庄稼的小户人家，没人舍得买煤生火。不像城里人，讲究，舒坦。

无冬无夏，老八的娘都是搂着老八睡。老八把手搭在大白馍馍上，摸着，一会儿就能安然入睡，到梦里或是和伙伴们或是和鬼怪们一起，干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老八的娘用软软的手轻轻地拍着老八的脑袋，有时候还小声儿哼哼歌儿。哼哼的什么，老八不透灵，老记不住，但是他爱听。庄稼人，没电灯，没钟没表的，天一黑，没什么事儿干，点灯熬油地干那么一点子活又不上算，所以老早地就钻被窝睡觉了。睡足了觉，天还不亮，就在被窝里聊天儿。

老八的娘有时候给老八猜谜儿，有时候给老八讲故事。故事不多，最精彩的不过是“朱洪武偷锅”、“牛郎织女天河相会”、“七仙女下凡”、“白娘

娘水漫金山”等等。谜儿呢，也不多。

有一次，老八醒了，把头从娘的两个大白馍馍中间儿钻上来，看见娘正直着眼发呆，两个眼珠儿贼亮贼亮的，在灰黑里直闪光儿，像两颗星儿。

讲完了朱洪武偷锅，天儿还没到洪武爷良心发现要给人家把锅送回去的时候，窗外还是黑漆漆一片。娘儿俩个又猜谜儿。什么“麻屋子，红帐子，里头住着个白胖子”啦，什么“兄弟好几个，围着柱子坐”啦，什么“双胞胎，一线串，兄弟一发火，哥哥蹿上天”啦什么的，老八不知猜了多少遍，早已是猜来全不费功夫了。他觉着挺不好玩儿挺没劲，闹着嚷着要娘给他破个难猜的，有意思的。

老八的娘想了想，在老八的耳边儿说：“你猜吧！软忽柰柰——，俩手掰开——，腿肚子一挺——，往里一耸——！”声儿颤颤的，像唱歌，特好听。

老八第一次听到这个谜儿，把一个心全用到了找谜底上头，连娘的身子一忽儿发热一忽儿发抖都没感觉到。

吃白薯？煮熟了的白薯软忽柰柰的，吃的时候都爱掰开一半儿，先吃一半儿，再吃另一半儿。可吃白薯用得着腿肚子使劲儿吗？还有吃白薯的时候，把白薯放到嘴边儿，然后把腿肚子使劲儿一挺，再把白薯往嘴里一耸的？“钻被窝！”老八忽然高兴地嚷，像发现自己原来是个了不起的天才。

“怎么能是钻被窝呢？你说说。”

“这不嘛，被窝是软忽的吧？软忽柰柰，”老八一高兴，忘了天儿冷，连说带比划，“要钻进来，得把它掀开，然后呢，两腿一挺，‘呜—’就钻进来啦！”

老八的娘笑得浑身乱颤，奶头儿来回蹭老八的脸蛋儿：“掀被窝那叫掰开吗？还用俩手？”

老八叹了口气，又回到了不透灵的感觉当中。还真难！是什么呢？他忽然想起，有一天，跟一帮子半大小子看配驴。一头叫驴，一头草驴，打着转儿，牵驴的人就紧牵着紧盯着。一下子，那头健壮的叫驴就骑在了草驴身上，牵叫驴的人赶紧腾出手，把草驴屁股蛋子上那个三角形的软忽柰柰的东西掰开，然后托着叫驴肚皮底下那个也是软忽柰柰的东西放进……不对不对，没见牵驴的人腿肚子打挺呀？也没非得用俩手呀，那是一会儿用俩手，一会儿用一只手……

实在是猜不出来了，他投降。

老八的娘伸下手去，轻轻地捏住老八的小鸡鸡儿，笑得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说，“傻小子，猜不出来吧？告诉你吧，是……”

老八想着那天看配驴，两个软忽柰柰的东西的情景儿，忽然身上一热，小鸡鸡儿在娘温暖柔软的手里腾地跳起来。

“是穿一袜一子——！”

冬景天儿，人们没法儿下地干活儿，纯朴的庄稼人又不愿干那些个丢人现眼的小买卖、小手艺，只有闲呆着，享冬闲之福。享冬闲儿最好的地方，是村当中间儿略微向东偏一点点儿的赵记杂货铺。

赵记杂货铺兼做剃头生意和红白喜事租赁家伙的生意，掌柜的姓赵，是朱家街唯一的一户外姓儿。

赵掌柜的老家是山东，山东的西南角儿。那地方专出造反派：商朝的孙黑虎，隋朝的徐茂公，唐朝的黄巢，宋朝的晁盖宋江阮氏三雄，元朝的二

和尚，清朝的义和拳……据说，赵掌柜的一家，就是义和拳变成一河血后逃到这个京畿小村的。算算时间，好像不太对，可赵掌柜从来不给人打别儿，所以这事儿就没法儿考证研究。赵掌柜的爹老赵掌柜，标准的山东大汉，爱练武，爱喝酒，爱大嗓门子给人掰扯。到赵掌柜这儿就入乡随俗，京油子化了。但还保留了一些个不伤大雅的山东味儿，如把“他”念成“塔”，把“我”说成“俺”。闹的孩子们都爱跟着“俺”、“俺”的学，“俺”、“俺”的起誓罚咒。

洪武爷的子孙，正经八百的龙子龙孙，虽然穷，却不屑于干开店卖货的下贱行业。赵掌柜的虽然也算是大宋赵家匡胤爷的后代，可他却压根儿没有过皇家的尊贵与自豪。山东人，经商也是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他待人和气，和气得低三下四，他待人热诚，热诚得让人出汗。朱家人既然没人愿干这个行业，赵掌柜的自然也就没有了竞争对手。加上他待人和气热诚，杂货铺和所有的附属业务又都是村上离不了的，何况，人家赵家当皇上的年头儿比洪武爷还早一大骨截子呢！所以朱姓爷们儿也都没把赵掌柜的当成外人。

无论春夏秋冬，杂货铺老是个人场儿，没断过卖呆儿闲聊的人。冬闲儿时候，就更是拥挤拥挤的老爷们儿窝子。

男人们爱呆在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没事儿干，在家缩着憋得慌，往杂货铺一聚，如同元首出国访问，乡里乡亲的联络感情方便。二一个呢，男人聚一块堆儿，什么不侃？谁有能耐谁侃得最凶：谁谁冬天去过海參崴，撒尿得拿着小棍儿敲；秦琼秦二哥怎么怎么潦倒二贤庄，病卧三清观；谁谁黑天走夜道儿碰上鬼打墙……在本儿的没谱的，逮着什么算什么，侃个一溜够，倒也能长长见识，开开眼界，时早无晚的还能充回大人物；三一个呢，保不齐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谁来买东西。大姑娘是自家的闺女，不好开玩笑，放开了眼看个饱总不违犯国法家规吧？小媳妇就让人解馋了，小叔子侄子们逮着嫂子小婶子就开荤，碰上个泼辣的，还能动动手儿，挨一巴掌，那软忽柰柰的手煽在脸上也透着舒服，让没挨着巴掌的直眼馋。碰上个外村儿的姑娘媳妇打这儿路过，盯着迎来，盯着送走，还可以议论一气，饱饱口福。四一个，说不定哪位拣了一便宜，一高兴就显排，一显排就充阔佬，“啪”！从什么地方抠摸出几个镞儿来，打一两老烧，在场的人人有份儿，都沾沾酒味儿，碰个大方一点儿的主儿，还能从柜台上弄包花生米什么的，香！

老八来找二黑鸭子。二黑鸭子的爹是个拉脚的苦力，整年价东奔西跑，长脚儿出过几百里，离皇上最近的地方到过天安门前头的金水桥。在以前，那可是皇上至不济也是王公大臣才有资格走的呢。所以，嘎七麻八的事儿，数他知道的最多。上至当年慈禧太后的裹脚布是什么颜色的，下至现如今城里头糊顶棚用多少根儿苇子杆儿，比老年间少几根儿，全门儿清。只要得空，他一准是杂货铺的主侃。二黑鸭子也经常跟屁虫似的，跟着他老爹泡杂货铺，把脑袋放到他老爹的两条腿中间儿，再从裤裆外头露出个脑袋，，两条胳膊架在他老爹的大腿上，托着腮帮子愣充大人，有滋有味地听他爹侃，还得意地瞅瞅这位，浹巴浹巴那位，比他爹还牛皮烘烘。

老八在大人们散发着一股子一股子腥臊味儿的腿缝中来回钻了几趟，确认没有二黑鸭子，便从杂货铺里钻出来。钻出来，想撒尿。男孩子们十几岁还穿开裆裤呢，方便，潇洒。

老八把腿一叉，用手一抓，冲着门旁边儿的老榆树就滋开了。

滋完了，晃荡几下，老八习惯地低头看一眼，忽然发现了一个怪事儿：它怎么没蹦起来呢？哪一回不捏巴着晃巴着，怎么它就怠答不理的，怎么哪一会儿娘一摸就蹦起来了呢？老八就琢磨起来。

赵掌柜从来都是脸子冲外，眼珠子不停地往外瞅，为的是好及时发现来人，及时打招呼。他看老八冲着大树身子在大凉风里头捏着个鸡儿发愣，忙喊：“嗨！干什么老八？捏着个玩意儿发哪门子愣哪？快屋里来暖和暖和！”

老八回过神儿来，但还是没琢磨明白蹦不蹦的因由。他憋不住好奇，于是就向掌柜的请教。

老八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点子小问题，会惹得赵掌柜用一种奇奇怪怪的眼光盯着他看，好像回答不出来，好像他成了个什么怪物；他更没想到，满屋子大男人都停止了嚷嚷，像听到了什么最稀奇最开心的事儿，静了一阵子，然后就是惊天动地的哄笑，大笑，狂笑，疯笑。

三巴狗子，老八知道论辈儿是该叫他叔的，也斜着眼睛，竟伸手扯住了老八的小玩意儿，怪声怪气地问：“你娘没把蹦起来的这东西放到她那个窟窿里？”

又是满屋子惊天动地的哄笑，大笑，狂笑，疯笑。

老八想了想，摇摇头，直着眼看三巴狗子，他不明白。

“老八，回去告诉你娘，你他娘这么点芽芽子管什么用！想用，我这儿有！堵她那窟窿眼眼子保准过瘾！”

这次比上次笑得更凶，更来劲儿，更过瘾，以至连盖酒缸的荞麦皮软垫儿都“哧溜”滑了下来，砸了赵掌柜的脚。

老八忽然明白不是什么好话，准是一帮子大男人在拿他和他的娘开心逗乐儿。老八不知道人身上会有什么窟窿眼眼子之类的东西，反正娘身上是不会有，要有，他早发现了。可他们为什么那么开心那么过瘾地笑呢？他忽然隐隐约约地想起来，有时候看见大人骂架，有时候小伙伴儿们也学大人的样子对着骂：“我操你娘的×！”那个什么窟窿什么眼眼子的该不是那个×吧？老八忽然怒火升腾，飞快地跑到门外，一转身，一叉腰，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我操你娘的×！”

笑声像被人用快刀拦腰“卡嚓”切断，齐顿顿地煞住。大人们谁也没料到，一个不透灵的小孩巴秧子，竟然有这个胆儿，竟然有这个本事！

这一屋子朱姓爷们儿，没有一个该着老八骂娘的。

老八不知道自己骂的是谁，谁也不知道他骂的是谁。要是谁一不高兴把骂揽自己身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八揍个半死大半死，好在老百姓信奉“拾金拾银不拾骂”的真理，没人逞英雄给自个儿拾骂拣脏帽子戴。

一双双带着嘲笑、带着戏弄、带着幸灾乐祸的眼光，齐刷刷的扑向三巴狗子。

三巴狗子被大家看得脸上有些挂不住，开始晴天转多云，多云转阴天。越来越难看。

赵掌柜察言观色，马上意识到了危险。他估摸了一下阵势，只有自己好出来打圆场。他冲老八一哈腰，细声细气地陪着笑说：“俺娘，早死了。”

人们像一颗炸弹终于熬到了爆炸时间，“轰”地一声又大笑狂笑疯笑起来。

“他娘早死啦，还是回家操你娘的眼眼子去吧！”

“快去吧——走啊——”

“哈——”

老八再怎么气恼，却再也找不出比刚才那句话更有杀伤力、威慑力的武器来了。他屈辱地转回身，揉着眼，抹着泪，抽着鼻涕，一哽一咽地喊着娘，“拖拉”，“拖拉”地回家了。

娘问他：“又和谁打架啦？”

老八不搭腔，光往娘身上乱瞅。

瞅来瞅去，还和以前什么都一样，什么呀？他们笑什么呀？在哪儿啦？老八昏头昏脑的，越看不见，自个儿就越憋屈。一想起那怪声怪调说出来的什么窟窿之类的言语就恶心，就上火。

晚上，娘照往常那样把被窝儿的另一头儿折起来，用棉袄盖好，自己先钻进冰凉的被窝儿里半依在床头坐着，给老八暖窝儿。

老八怎么也忘不了，娘身上竟然有个叫别人狂笑、一定是特别叫人恶心的窟窿眼儿！

他毅然地掀开娘搭在脚头上的破棉袄，扔掉衣服，钻了进去。被窝儿凉，凉得老八直咧嘴抽冷气儿。

老八的娘很奇怪，问他：“八儿，今儿个犯哪门子邪了？”

老八本来不想答话，又觉着不答话不足以证明自己的精明，便闷声闷气地回了一句：“我给你暖脚！”

老八的娘说：“傻八呀，别傻啦，那头儿冷，过来，娘搂着你睡。”

老八就不再理。

老八的娘借着一点儿黄豆大的灯光朝老八那儿望，灯光里好像进了水。老八把脑袋蒙上了大半个，只剩下了一点点儿乌黑的“茶壶盖儿”。她叹了口气，吹了灯，摸摸索索地脱掉上衣，出溜进被窝儿。

她习惯地睡在床外边儿，床里头空荡荡的。老八呢，蜷在另一头儿靠里的地方，使劲地缩着自己的身体，大概是怕碰上娘的那个让人恶心的什么东西。娘儿俩，竟像军阀割据，划地称王。

这一晚上，老八睡的不安稳。一会儿醒了，耳朵边儿又响起杂货铺里惊天动地的哄笑，大笑，狂笑，疯笑，心里头就一阵子委屈一阵子恶心。一会儿醒了，想习惯地摸摸娘的两个大白馍馍，一摸，冰滋瓦凉，硬墙。有好几次，他想爬过去，钻进娘热乎乎的怀里，把脸埋在两个奶头儿中间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可一到这时候，就听见什么窟窿什么眼儿子的笑……

老八居然熬到了天明。

他翻身爬起来，飞快飞快地朝娘那头儿瞥了一眼。

娘正依在床头发呆。眼圈儿，一圈儿黑，还不如昨天好看。

五

1948年冬天，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困北京城。

围城的事儿，还是二黑鸭子带回来的消息。

二黑鸭子如今和他老爹一道儿拉脚儿，出息得膀大腰圆。仗着年轻火

气足底气壮，一气儿走上个十几里路不带喘的。就凭这，比他老爹还高出一等去。他出了个长差，拉着邢家大少奶奶和邢家千金邢小格，去城里头前门外大栅栏儿，闲逛逛，顺脚儿买点儿上讲究的年货。没成想，离城门楼子还远着呢，就看见到处都是兵，到处都是闪着蓝光、红光、白光的刺刀，到处都是冲天伸着脖子的大炮。好家伙，那口张的，多大个儿的冬瓜，从上头装进去，一准“扑哧”一声从底下漏出来。还敢进城？乖乖往回颠儿，留着点儿命吧您哪。

老八在方圆二三十里转悠了 10 年。方圆二三十里的大小村庄，没有他走不到的。穷家富户，冬稀秋稠，无论谁家的饭，没有他没吃过的。老八由最初的害怕到慢慢的适应，再到慢慢地爱上这一行，不光是思想上有了个升华，连要饭的技术也大有长进，简直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在一个门儿前站定，他立马儿就能感觉出是能得到半碗稀粥，还是能得到半个窝头，连窝头是什么面的都能感觉出来。刚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搁不住一试再试，一灵再灵，总能灵验个八九成，老八才知道自个儿很了不起，原来还有这种能掐会算的特异功能。

天下要变了。

虽然从来不会有人正经八百地和老八聊这些个事儿，可是，老八也能时不常地“特异”一下子。没人的时候，一个人走道儿，自己给自己聊几句：“伙计，乱哄哄的！”“敢情天下得变！”“朱洪武偷穷人家的锅干嘛？他娘……什么他娘的窟窿子眼眼子的！”“别闹别闹……”

老八成了名人。四里八乡的百家饭养活了他，养活了他娘，四里八乡的乡亲都认识他。

天下没有白吃的饭食，乡亲们闲呆着没事儿的时候，就拿他逗着玩儿，开开心。

孩子们在村头玩儿，远远地看见了老八来，就停下来等着。老八走近了，孩子们便开始拍着手笑，拍着手嚷：

“老八的腿，
走一顺儿，
老八的脚巴鸭子—
专、踩、水——！”

老八便把两腿故意地抬起老高老高走路，像英国白金汉宫皇家卫队换岗的士兵，一耸一耸的，“扑嚓”，绕着拐着踩进一个小水坑，泥水溅了一腿一裤子。孩子们就开心的乐，不远处盯着的大人们也乐。

碰上一拨儿晒暖儿的或者卖呆儿扯闲篇儿的大老爷们儿，老八的表演就更精彩了：走近人群，老八必定皱皱起脸，把嘴角往上一勒，把要饭棍子往夹肢窝一挤，胡撸胡撸满是灰土的脑袋，冲大伙儿一呲牙—这就算乐。人堆里必定有人喊：“老八老八，倒啦倒啦！”老八于是就开始两腿发抖，抖抖地走几步路，抖抖地跌倒在地上，浑身抽抽。

大家真的很开心，真的乐。

乐个差不多了，老八就爬起来，一边儿走，一边儿闷声闷气地自言自语：“别闹别闹，俺娘还在家等呢！”

有人就问：“老八，还给你娘暖脚不？”

老八总是回答：“不暖哪行？冷！”

看了老八表演的人，总是很慷慨地施舍饭食。

这10年，老八的娘把自个儿关在屋子里，没出过大门。

头几年，慢慢地，女人们淡忘了她的脏被窝儿，怀念她的为人和手艺，开始隔三岔五地有人来推她的门，敲她的门，隔着门缝儿叫她，试图和她恢复外交关系。任谁把大门拍得山响，喊得口干舌燥，她抵死不开门，谁也不见。后来，就让老八临出门时把大门锁上。老八不透灵，老记不住，老八的娘就骂：“忘了锁门，不怕你娘那眼珠子被狗咬了去呀！”老八对眼珠子之类的最敏感不过，几次就记得死牢死牢地。每逢外出，吧哒把门一锁，钥匙往脖子上一挂，云游四方去了。老八的娘，就摸索着把老八要来的残羹剩饭放锅里，熬一熬，中午吃一顿。等到天擦黑儿，老八回来，娘儿俩再对付顿晚饭。

二黑鸭子往四乡拉脚儿，时不常地和云游四方的老八碰面。每逢遇上，二黑鸭子总是居高临下地教训老八一番，就像一个大有成就的爹教训没出息的儿子一般。

“瞧你丫挺的熊操性！”二黑鸭子瞪圆了眼睛，一只手指点着老八满是灰土的脸，“年纪轻轻的干点儿啥不好？非要溜溜鳅鳅地满处讨饭？哎？有两膀子力气还怕没饭吃？喊！”

老八闷着头，不答咯他。一会儿，就开溜，一边儿挪步儿，一边儿嘟囔：“别闹别闹，俺娘还在家等呢！”

二黑鸭子冲上去揪住他，厉声地说：“赶明儿个我上城里，你跟我去！到城里头找个事儿干——那儿事儿好找，越不是正经人越容易活……”

老八躲不过，挣扎不开，就灰愣过来身子，把打狗棍横过来，挡着二黑鸭子那随时要扑过来的巴掌，一边儿躲躲闪闪，一边儿还没忘了给强者陪笑脸：“别闹别闹，我得见天儿给俺娘暖脚，她冷……”

二黑鸭子直着眼看着老八运气。心里在琢磨，是不是要煽他几个巴掌，把他煽透灵？

老八已经走出好远。

“暖你娘个……！”二黑鸭子想恶狠狠地痛骂一气这个不争气的家伙，无奈和老八属同辈，没有骂娘的特权，望着老八一摇三晃远去的背影儿，只得作罢。

二黑鸭子前年娶的媳妇儿，今年已经举着大胖小子串门子了。小时候的伙伴最不济的也已经定了亲，眼看着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人生最辉煌最得意的时刻。

唯独剩下个老八。

老八不是不想。有时候，晚上做梦，小格在路上遇见他，冲着他笑，冲着他招手，他跟她走到一个背静地方，小格就神手掏他那已不算小的玩意儿。小格的手软乎乎的，暖和和的，一捏，那玩意儿不知怎么地就往外滋东西。滋完了，他也就醒了，裤子上被子上粘乎乎的湿一片，浑身酸酸的，懒懒的，从心里头透着舒服。有时候，他娘也知道，什么也不说，只是尽量压低声儿地咳嗽叹气。可是，白天见了女人，即使是见了小格，他也总觉着一阵子一阵子的恶心反胃。所以，老八又是从来不想。娶媳妇儿？干什么用呢？老八自言自语地骂：“娘的！什么他娘的窟窿子眼眼子的，害人！”

老八出门要饭有个规矩，八个方向轮着班儿来。初一初二去正北，初三初四去西北，初五初六去正西，初七初八去西南……有一天，老八要饭要到太平集。正巧停在德善堂门口。

已经把坐堂应诊的主要工作都移交给了儿子的老中医，出门送客一现在能惊动他老人家的，必定都是贵客。客人走后，老中医一转身，发现了老八。

不知是老中医天性仁慈，还是一时心血来潮，不知是老年怀旧，还是想起两服药卖了老八的爷爷一分地的麦子钱确实太贵了点儿，竟屹立于寒风之中，捋着雪白的长须，对老八絮絮叨叨地摆乎了半天，讲老八的爷爷勤劳俭朴的丰功伟绩，讲老八的奶奶强忍病痛的坚强。

末末了，招呼小伙计，把客人送来的大八件点心拿出来，亲自赛到老八的手里，摇一摇头，捋一捋长须，捋一捋长须，再摇一摇头，运了半天斯文之气，才说道：“这叫点心。点者，聊表吃意而已；心者，一时之兴趣也，非果腹之物也。没吃过吧？回家慢慢和你娘一块堆儿品去吧。唉！这人哪，都不容易，且得受罪哪！”

老八抱着点心，嘟囔着“给娘吃，给娘吃”，顺着官道儿就往家跑。跑到半道儿，下起了小雨。老八不怕淋，但他不知道点心怕不怕淋，觉着还是别淋了好。前头有个场屋，他就钻到了场屋房檐底下，找到一个干松地儿，脸冲着墙，把点心捂到心口窝子上，躲雨。雨淋着他的后背，却淋不着准备给娘吃的点心。

要饭的有个规矩，不进人家的门。

点心的香甜味儿，从心口窝儿里一股子一股子地散发出来。老八闻着，直流口水。他使劲儿抽着鼻子，使劲地嘟囔着：“给娘吃，给娘吃……”

“这讨厌的雨，不定什么时候停呢！”场屋里间，草堆上，忽然传来女人的声儿。好像听说过。

“管他呢！下它三天三夜才过瘾！”是男人的声音。听着耳熟。

“真要下三天三夜怎么办？”

“咱俩住这儿呗。”

“呸！”

老八对上号了。男人是二黑鸭子，女人是邢家大门的小姐邢小格。

邢小格长相儿一般，不算太漂亮，但是穿章打扮都是一流，没的挑。就那一条裤子，就够小户人家吃一年。最特别的，还是她的品行和别的富贵人家闺女不一样。她不像其他大户人家的大闺女，故意地躲着人，装着学绣花，装着学礼节。没人的时候，恨不得把想起来的男人都吃了，在人前头，又低着头装文静，装正经。她爱到处逛，爱到处看，还挺喜欢看老八。看见老八，她就咯咯地乐，特开心。

老八从来不去邢家大门要饭，连邢家大门附近的几家也不去。但只要他一进邢家街，邢小格一准儿知道，一准儿追着撵着看。有时候，还拿东西给老八。不小心，她的手碰上了老八的手，软乎乎的，热乎乎的，把老八闹的，骨头都快酥了。

不用说，一准儿是小格雇二黑鸭子拉脚儿，逛街赶集买东西去了。

北方的场屋，一般都有三四间房大小。干打垒，没窗户，正中间儿可着一间大小开一门，但不安门，敞着。最讲究的，也不过是用几根柴棒秫秸拦一下，怕猪呀羊呀鸡呀什么的进去祸害柴草。柴草都堆在两边儿地上。

老八没动。他没想着进去。没人凑着和他聊天儿，他也从来不扎堆凑群儿地找别人说话。

“小格，咱俩来不？”

“呸！不要脸！”

“你呸呀？再呸点儿吐沫星儿给我，乐意！”

“呸呸呸！”

“呸吧，再呸我一下，赶明儿个你嫁给老八。”

老八吓了一跳。

“嘻嘻，嫁给了老八，我就和你好。”

“好一辈子？”

“好两辈子，好三辈子。”

“我现在就想和你好……”

“不成。有了，人知道了，我怎么活呀？”

“我想你，想你的那个……小眼珠子……”

“不要脸不要脸，我恼了！”

老八一阵子冷汗，一阵子特恶心。怎么八不沾地把自个儿和小格、小格的什么小眼珠子搅和到一块堆了？还有个不要脸的二黑鸭子……猛然，老八听见头顶上滚过一声震破耳膜的炸雷，清清亮亮地听见天皇爷爷和众家神仙一阵子惊天动地的哄笑大笑狂笑疯笑，明明白白地觉着有人朝自个儿心口窝就是一杀猪刀……血！老八一声鬼嚎，霎时变成一只躲刀的疯猪，撒鸭子就往家蹿。

蹿到家，魂儿还没定下来。连点心掉在哪儿了都不知道。

谁知道，就这么巧这么寸，没多少天，邢大少爷还真地带着几十里富户盼穿眼的邢家千金小格上门求亲来了。

邢家大门亲自登一个穷家门，千金小姐又亲自跟着被相看，真是亘古少有的稀罕事儿。

邢家大门的老爷子，已经大驾西征。是去了三山瑶池神仙府，还是去了极乐世界莲花座，或是去了十八层地狱受割舌油烹之苦，再或是当了孤魂野鬼捧着水烟袋耷拉着肿眼泡儿东游西逛，没个准信儿。反正邢家大门现如今是邢大少爷当家，大少爷已经荣升老爷。平时忙，忙的再也顾不上笑嘻嘻。

老八出道儿走上要饭的第一步，头一个奔的就是邢家大少爷。一呢，他喜欢邢大少爷；这二呢，邢大少爷毕竟和他算有来往有交情——不是还来钻被窝儿暖和过吗？那时候，老八还不知道要饭也需要装备和行头——要饭篮子和打狗棍之类的必备之物，空张着两只手儿跑到邢家大门。看门的不让他进，他就等，傻等死等。邢大少爷终于出门来了，老八高兴地上前打招呼。谁知道，邢大少爷看着整天笑嘻嘻的，关键时刻特别不够哥们儿。他倏地换上一付怒目金刚的模样儿，恶狠狠地骂道：“你他妈的小兔崽子！哪村的？谁家的野种？敢来邢家大门撒野找碴儿？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喂狗！”

“咣当”！大门关上了。

“咣当”！看门儿的冲老八飞来一脚。

“咣当”！老八摇晃着倒退十几步，身子重重地撞在了粗壮的拴马桩上。

“哇”地一声，老八喷出一口血。看门儿的见了血，觉得过了瘾，缩回到大门里头。

老八看见血，傻了。想想，血是从自个儿肚子里喷出来的，再想想，还是让它回肚子里去好。娘说，咱穷人不缺骨头，缺血。老八想趴下舔起那血，觉着晕，挣扎着一低头，胸口一热，“哇”的又喷出一口。老八急了，眼一黑，一头栽到地上，迷迷糊糊就死过去了。正好赵掌柜的给邢家大少奶

奶来送绣花线，出门看见死在地上的老八。瞅瞅大门关上了，装作没事儿人，转悠着欣赏了一会儿石狮子，确认大门里没有人在监视着，便偷东西一般把老八抱了回去。

赵掌柜的怕落闲话，不敢在老八家大门外停留，又不敢大声叫门，放下老八走吧，看看一会儿倒气儿一会儿打颤的老八，又于心不忍。好半天，大概老八的娘听见了老八的呻吟，才摸摸索索地开开门。赵掌柜的不敢进老八家的门，把老八交给她，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

有两炷香的功夫，老八才苏醒，是让滴到脸上的泪给激醒的。一醒，就听见娘在哽咽，在唠叨：“傻八儿呀，傻老八呀，你还以为人家邢大少爷当真，当真喜欢你娘个×眼珠子呀！人家是城里头的老太太挑黄瓜……”

娘哭，老八就没敢哭。浑身上下，胸腔子里外，那个疼，疼得钻心。一咬牙，出了一身的虚汗。最让老八寒心害怕一辈子想起来就打寒战的，是嘴里又喷出了一大口血。这会儿，他才品出来，血是咸的，还有股子铁腥味儿。

一见血，老八怕极了，是在是憋不住，想放开嗓子哭几声。可是，老八的娘好像眼泪比老八来得更快更现成更顺溜，一见老八吐血，一下子又大哭起来，哭了个昏天黑地没完没了。老八只好再咬牙，硬忍着，硬挺着，不哭，瞅机会。

机会不多，不知道是娘没给他留还是他没注意。后来，老八也就忘了哭。

但老八记住了血。从此，老八再也不喜欢邢大少爷，再也不到邢家大门要饭。对赵掌柜的尊重，却又加重了好多。加重的明显标志，就是“俺”什么什么，至今不改。

邢大少爷亲率千金小姐来老八家攀亲，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鬼神差使，而是经过精心算计细心抠账后才下了决心的。

“华北剿总”总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将军的秘书，代表傅将军前往南京开会，接受机密，正巧碰上了老八的哥哥，那位海防司令。蒋介石先生此时已经感觉到了事情不妙，开始大批往台湾运送各种机密文件、金银财宝、精英人才，为大撤退作积极准备。老八的哥哥此时已经升任少将衔总统府台海建设委员会的一个部门主任，主管台湾后勤事务。临去台湾前儿，听说北平傅作义将军的秘书来南京开会，心里就直琢磨。虽然傅将军的部队驻防北平并不能算是北平乡亲，但总是家乡地方来的人，见不着家乡人，家乡驻军也可以聊慰乡情吧。便抽空儿一晤。

说来奇怪，朱主任少小离家，走南闯北，刀山火海里闯荡这么多年，死都死了几回，极少极少想家，想娘。临去台湾了，忽然有说不尽的眷恋，老想着回家看看，看一看小村庄，看一看娘。无奈军务繁忙，军法严明，看看娘只能是个梦了。一去台湾，谁知道哪年哪月才有机会到北平？

少将在秦淮酒楼摆席，特别宴请傅将军的秘书。酒酣耳热，竟回忆起不少小时乡里趣事。并一再说：“鄙人以党国公务为第一大事，是决不能回乡叩拜高堂的了。仁兄回北平，如能抽出片刻闲暇，到敝里贱门看上一眼，替在下问候一声家母，兄弟在台湾一辈子感激不尽了！”说着，泪如雨下。

秘书回北平，向傅作义将军汇报完公事，特意提起朱主任的拳拳孝心。傅将军大为感动，命秘书携带礼物，会同当地县府一道儿前去拜望朱老夫人。秘书还未出发，傅将军感动加激动，意犹未尽，又亲自打电话给县驻军张师

长，傅将军的把兄弟，命他务必放下一切军务公务，一道儿拜谒朱家。

于是，长官秘书，县府太爷，驻军师长，带着一个连的兵，连汽车带马车加步行地来到朱家街。

满街的兵，满街的官，朱家街吓得家家关门闭户。朱家街最富有最有头有脸儿的人物是朱梗脖子，一看这阵势，吓得尿了一裤裆，躺在床上起不来。幸亏邢大少爷听说了，急忙赶来，打听明来意，熟门熟路地把各位长官领到老八家门口儿。“梆梆梆”拍门，没动静。一看，锁着门呢。邢大少爷把客人带到自己家，说了一遍又一遍“长官光临，蓬荜生辉，不胜荣幸”的话，他倒没说累，师长坐不住了。秘书赶紧说了句“打扰，改日再登门”告别，县府长官又特别加上一句“朱主任为党国日夜操劳，无暇顾家，实为我等楷模。尔等乡绅，务必多施援手，帮助其眷属”的恳切嘱咐。满街的兵，满街的官，“忽啦”一声，潮水般撤的无影无踪。

邢大少爷隐隐约约地感觉着国民党不把牢。没办法，不把牢也得靠着。共产党倒是一天比一天兴旺，可是共产党得了济能有自个儿的好果子吃？何况，人家共产党从来就不在明面儿上干事儿，就是想和共产党套近乎，想把女儿嫁给个共产党，哪儿找去？他盘算着，老爷子那会儿，靠日本人，当维持会长，没少捞了没少搂了。搂个差不多了，小日本儿也滚蛋玩完儿。幸亏小日本儿玩完儿，老爷子也玩完儿，邢家大门的汉奸牌子也就一笔勾销抹个干干净净。说实在的，邢大少爷对老爷子替日本人办事儿收拾中国人，也感觉着不舒服。自个儿是中国人，欺负中国的老百姓，应当应份，谁叫他娘的穷鬼没能耐来着？可是，帮着隔洋过海专门来中国欺负人的日本鬼子整治中国老百姓，怎么说怎么算也不该是多争脸的事儿。所以，老爷子死，他还实打实地松了口气。眼下，国民党跟共产党没完没了，窝里斗，打个血丝呼啦，你死我活，打吧，怎么着也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再打100年，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就像一家子亲兄弟闹家窝子，打完闹完，气儿也消完，转脸又是哥们儿，没啥大仇。当年冯玉祥凶不凶？几十万大兵夜袭北京城，那兵，一溜儿小跑，唰唰唰地从村里过，整整过了一天一宿。怎么着？宣统不当皇帝了，还享受皇帝待遇，住皇宫，吃皇粮。高贵人家儿，王爷啦，大臣啦，还不是都靠着“优待皇室”？这还隔着族呢！可见只要官儿大了，身份高了，兴什么法儿，换什么朝代，都得敬你三分。

方圆几十里上百里，邢大少爷掰着手指头数了又数，能和邢家大门抗膀子齐名的，也就是个探花刘家。可是，要论家财，探花刘家算什么东西？探花刘家名气是大，可名气大，产业少，一窝子穷酸饿醋假斯文，咂巴咂巴都不值得占个锅煮——邢家大小姐还能没罪受找罪受给放进个醋缸里去？其他的呐，甭他妈念叨了，不是小财主，就是破落户，实在是没有一户人家能和邢家大门门当户对，更甭说保护邢家大门了。论官位，大概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百多里一直到城墙根儿，就数着这位朱主任、朱将军大了。国民党不倒，这是棵大树；共产党得济——估摸着共产党得济也就是眼巴前儿的事儿——国民党非得认输，国民党一认输，再来个国共合作，朱主任是国民党要员，怎么着共产党也得高看他三分。算来算去，小格天经地义地是要饭花子老八的媳妇儿。

大少爷亲自带着千金登门求亲，朱家街算获得了至高的荣誉，义无旁贷地该老族长出面迎接陪同。无奈老族长脸皮儿太薄，老觉着脸面上有碍，于是朱梗脖子便全权代表，出面作陪。老八姓朱不姓朱，另说着吧。可老八

的哥哥，是洪武爷的血缘子孙，确凿无疑，您就是滴血认亲去，也没跑儿。何况，老八家还住在朱家街，就得朱家爷们儿尽这个接待义务，撑这个脸面排场，行这个规矩礼节儿。再者说了，朱主任朱将军确实实为朱家街老少爷们儿挣了大脸面—要不，人家邢家大少爷会屈尊光临朱家街，还给送个比鲜花儿还水灵的千金小姐来？

朱梗脖子知道老八的娘在家，锁，是个摆设。为了讨好，不，为了进一步巩固和邢家大门的友谊，他使出了十二分的热情和力量，动员老八的娘答话，开门。老八的娘耳朵特尖特灵，听见是听见了，就是不答话。朱梗脖子曾暗示大少爷先回去，改天再说，谁知道大少爷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死活不走，不见不散，愣耗。一直耗到老爷儿落山，老八一摇三晃地夹着打狗棍回家。

邢大少爷和朱梗脖子忙着给老八打招呼。老八木木地翻了翻白眼珠子，没反应。摸钥匙就开门，开门就喊娘。求亲的不等让，拥进了院子。

院子早已经不像个院子，满院子干枯的黄草，索索地发着抖，倒像个荒庙。屋子也破得不能再破了，屋门的缝能钻进去只大狼狗，木板儿张张着，眼看就要掉下来。屋里的味儿，不知道是什么味儿，馊？臊？腥？膻？霉？臭？应有尽有。瞎老太婆一身油腻一身腥臊地坐在屋门口，活像个刚从大粪坑里拉出来的泥胎。离着还有好几尺远，邢大少爷都觉着受不了，反胃，恶心，想吐。

小格“咯咯”地乐。东看看，西瞅瞅。看着院子屋子，觉着挺好玩儿；看看骷髅似的老八的娘，也觉着挺好玩儿。金玉奴嫁了个花子，李亚仙嫁了个花子，邢小格也要嫁个花子啦！以后邢小格也可以钻戏台上进戏里头去，还可以和二黑鸭子在这儿偷偷地“来”那个……

朱梗脖子照旧称呼老八的娘“嫂子”，虽然十几年没叫过，口有些打齜。她给嫂子大概齐讲了邢大少爷的来意，把小格递到她手里，让她摸摸，品品，相相，看中意不中意。

老八的娘一言不发，白瞪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大眼睛，听。听明白了，还是一声不言语，就深深地叹了口气—她本来是想忍着，不想叹来着，没憋住。

老八今儿个得了个他想不到的好儿。

牛庄出嫁闺女，窝囊了一辈子的老炮手牛秃子，奉命放出门炮，想在本村爷们儿面前显排显排，一激动，心跳，一跳，过速。撑不住，摔倒了，半天爬不起来。好不容易爬起来，手抖抖索索地怎么也不听使唤，怎么也点不了炮。那种炮又叫地铤子，黑不溜球的，又矮又粗，特墩壮，像个小钢炮。装满了药，看着就疼人，离老远地抽烟都心里发抖。平时耍膘逞能比大胆儿的年轻人，都知道地铤子的厉害，这个当口，没一个敢上去逞能的。老八赶上了，人们就拿老八起哄。老八倒不怕。时候不等人，牛秃子一咬牙，在老八耳朵边儿交待了几句，这就算入门拜师传艺了。

老八按照牛秃子的秘传，在地铤子的前头撒了一溜儿火药，拿取灯儿一点，“梆”“梆”“梆”三声，那个脆生，满堂好儿。主家儿赏给了老八两个点着红点儿的夹肉馍，还外带着一碗酥肉丸子杂和菜。

老八把杂和菜吃了，两个夹肉馍看了半天，没舍得吃，还是给娘带回来了。自从要饭以来，老八从来都是把要到的好一点的饭食留给娘吃。

老八不知道这么一大班子人是来干什么的，但是，看哪个都搓火。搓

火归搓火，可不敢把火搓到明处。这些年，他敢给谁吐过半句气话，说过一个“不”字儿？老八就在心尖尖子上的最低下，找个角落自个儿嘟囔：朱梗脖子，要不是给你家四凤儿做活……邢家大少爷，你不够哥们儿意思……小格，你和二黑鸭子怎么着都行，干什么死乞白赖地把我和你那什么拉扯在一起……眼珠子！娘的！老八忽地出了一身地冷汗。

老八的娘直笑。不知道是笑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笑，笑的总让人听着不得劲，可又说不出不得劲在哪儿。她笑着问老八：“八儿，邢大少爷给你送媳妇儿来了，你看上了不？”

老八就盯着小格看。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又一个镜头：杂货铺里男人惊天动地的哄笑，大笑，狂笑，疯笑；做针线活儿的女人们惊天动地的哄笑，大笑，狂笑，疯笑；小格和二黑鸭子的小声笑……怪物！老八像掉进了灶火里，浑身发热。女人都是怪物！小格也是个怪物！看她那圆圆的嘴，一张嘴就是个窟窿！还有……她把眼睛移到小格的腿叉处，定住了。小格的裤子料是在城里头前门大栅栏瑞蚨祥买的，布料好，闪亮儿，做工也好，整齐。

那里边儿呢？准是……她娘的！老八盯着，烦躁透了，一着急，自个儿给自个儿嘟囔：“熊玩意儿！一准儿又是什么害人的眼珠子！就二黑鸭子……”

小格脸“唰”地一红，“唰”地一白，惊恐万状，“嗷”地一声，扭头就往外跑。邢大少爷不明就里，跟在女儿后头就追，急忙中把手中的礼物——官家送的，自家送的，都忘了放下。

朱梗脖子瞥了老八一眼，瞥了老八的娘一眼，念叨着：“不透灵，不透灵”，回家去了。

从此，再也没有人给老八提过亲事。

六

土改工作队进村，什么都顺，就是在老八娘儿俩这儿出了岔子。说老八和他瞎了眼的娘有意为难这些为穷苦老百姓谋幸福的革命者，实在是有些冤枉，他们也真的没那么大能耐。

头一个难题是他们的成分。

老八家原有的十几亩地，早已都姓了邢。去老八的爷爷坟头儿烧纸，都得从人家地里走，踩人家的地垄沟。好在老八从来也不去给爷爷奶奶烧纸，他们在阴间活着，老八在阳世里活着，两不管，两不挂。逢年过节的，老八的娘倒老想着孝敬一下老人，可她从不出门，就在院子里点张破纸，嘟囔几句，算是给阴间里的人送了钱去。中花不中花，她不知道，知道不中花也没法儿。没有地，地主富农之类的沾不上边儿，中农贫农也算不上。雇农？倒有点儿靠近。不过，稍微一较真儿，完。老八从来没给有地的人家种过一天的地，帮过一天的工，压根儿他就没沾过“农”字儿。乡村的人，不沾农字儿，算个什么？不像城里头，没活儿干混饭混日子的特多，不官不商不工不学，八不沾，还能定个居民，正大光明，响亮而恰切。乡村里不干农活儿的，像凤凰蛋似的少，却远没凤凰蛋尊贵，贱，人人看不起。老八就是。

有人建议，干脆，给老八定个坏分子得了。您想，整年家走村庄串门子要饭，溜溜鳅鳅，不劳而食，好吃懒做，还不是剥削阶级坏分子？即便是现在不够标准，也是时早无晚的事儿，早早儿的定上，省得到时候再改再折腾。

土改工作队队长老曹，是个文化人儿，北京城里头搞地下工作的剧作家。剧作家是官称，其实就是给演员打本子的，老百姓叫编唱本儿的。曹队长脑子活跃，心眼儿特软，想想，不大合适。共产党看人，重在表现，人家好好儿地，既没偷鸡摸狗，又没偷粮摸柴，更没偷情摸奸，凭什么给人定个坏分子？以后变坏了，还说得过去，要是人家一辈子没按照咱定下的这个规律走，偏偏当好人当到死，岂不是冤枉人家对不起人家？

根据老八家的实际生活水平，剧作家队长中和了所有人的提案，做了所有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往上级写了好几份报告。最后，上级派专人来到朱家街，又召开了好多次的大会小会个别会，根据毛主席 1925 年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件精神，认定老八是个“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定了个“游民无产者”。

问题并没完。老八在没在秘密组织？在秘密组织里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北京周遭儿，兴“在理会”，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理门儿”，有些个类似于四川的“哥老会”，山东安徽一带的“大刀会”等帮派。好多的“游民无产者”都是这个帮派组织里的人。有的看着不起眼儿，还是个小头目一赶上帮会有事儿，往那儿大模似样儿的一坐，还有不少人包括有头有脸的人给他磕头请安呢！试探过老八几次，丫挺的一问三不知，不知是装傻还是真傻。不过，据多方面调查了解，好像老八在理门儿的证据掌握的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发现补充，这第二个难题，也只好挂起来，暂时作罢。

定着成份，就开始斗地主分田地。

朱梗脖子家的地都是朱家街的，简单，按照成分、政策分就是。邢家大门的地，四邻八乡都有份儿，浮财也是。先分到各村，再分到每一户每一个人。

在土地和浮财问题上，这娘儿俩，又给工作队出了个难题。

分浮财的时候，曹队长可没少瞎了功夫费了口舌，说服工作队和村农会，给老八家分了不少的衣服、被褥、粮食、家具等实用物品。谁知道，轰轰烈烈地送到家门口，老八的娘抵死不开门。倒是破例开口说了话：“老八傻，我废物，一辈子也没给梗脖子兄弟中点儿小用处，哪能好意思白要他的东西？”对邢家大门的东西，他干脆一眼也不看，一个字儿也不吐，反正是死不开门，不要。

碰上这种连起码的阶级觉悟都没有，连最基本的阶级阵线都分不清，还教育不进去的落后分子，谁还能有什么办法？

老八照旧每天早起，锁门，云游，照旧见天儿天擦黑儿晃荡晃荡地夹着打狗棍回家。大要饭口袋用了十几年，不但没有磨坏，反而越来越结实。油腻糊了一层又一层，补丁补了一个又一个，越糊越厚，越补越厚，现如今已经是汤水不漏，并且十分地保暖了。十里八里的，赶上谁给碗热汤热面热乎乎的杂和菜，在“给娘吃”的嘟囔声中，送到娘手里还热乎呢！

老八已不是一般的要饭花子了。

自从牛秃子收他做了高徒，出师第一声的出门炮又放得嘎巴脆，风光露脸，落了个满堂好儿，就预示了老八的走运。

牛秃子和老八有缘，一心一意地爱老八，就一门心思地调教老八，干脆，连地铤子也传给了老八。爷儿俩一个指点一个动手，配合默契，成为方圆二十里村村庄庄红白喜事儿不可缺少的炮手。

炮手比一般的要饭花子高出一个等级。因为他们要饭不是伸空手儿，而是奉献了火药、胆量，更重要的是给了主儿家气氛和威风。

老八的要饭袋子，改善了一如既往的贫穷生活，经常地见着荤腥了。

剧作家队长是个人之中年性仍和善的革命家，为了把老八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几乎天天都要等老八回家后就来访贫问苦。他和老八谈心，从革命大道理谈到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的美德，从苏联的集体农庄谈到眼见不远就能实现的共产主义，从邢家大少爷不劳而获剥削别人遭到人民政府镇压又谈到邢小格和地主家庭划清阶级界限成了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革命者……见天儿说的嗓子发干，声音发哑，胸腔子里柔情的水几乎流了个干干净净，再怎么着也接续不上。老八和他娘并排坐在床沿上，木偶似的，只是听，不动，也不吭。既不反抗官家，也不答官家的话茬儿。

曹队长没办法儿，最后用了一记狠招：按照政策的许可，分给了老八 9 亩 4 分 3 厘 7 毫地。并且和民兵队长一起正式通知老八：明天一大早到县上集中，参加二流子改造集训班，去学习种庄稼！

第二天，老八照样日出而作，开门，锁门，转身，开步走。一转身，没等开步走，两个民兵一边儿一个，曹队长和区助理员、村农会主任，一拉溜儿堵上了出路，连个苍蝇也飞不出去的架势。

剧作家队长说：“老八，今儿个是你参加二流子改造集训班的头一天，大家都来送你。七

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正常人！啊！乡亲们等着欢迎你！”

区助理员说：“希望你能认真按政府的安排接受改造，不要抗拒政府！”两个民兵握了握拳头。

村农会主任冲老八的脸前头吐了一口浓痰，“哼”了一声，寻思了半天，才说：“老八，这些年，你受罪你憋屈，咱爷们儿都门儿清！咱穷人不当家，有什么法子？现如今咱穷人做主子了，你得争口气，改好！造好！听见没？我日你奶奶的！”主任辈分儿高，是老八的爷爷辈儿，所以他不能骂老八的娘，只能骂老八的奶奶，不乱辈儿，亲切。

老八把头低得比平时更低，脑袋几乎和身子成了九十度角。打狗棍的后头也撅起老高。

他想快点儿走。牛秃子师傅昨儿个已打听到准信儿：赵家沟赵聋子今儿一大早要娶媳妇儿，等放新媳妇儿下轿三声炮呢。铤子在老八的怀里揣着哪，没铤子，师傅的火药往哪儿装？装不上药，炮怎么响？炮不响，主儿家能赏饭吗？不赏饭，娘吃什么？老八急，急出了汗。闷着头，想转，转不开，想往外冲，没那个胆儿。

区助理员一板脸，一瞪眼，两个民兵心领神会，一边儿一个，老鹰抓小鸡子似的，抓住了老八。老八挣扎，身子乱拧咕，拧咕一脑门子汗，没用。

老八忽然掉泪，泪珠子挺大挺大，嘟囔着说：“别闹别闹，俺娘在家等呢！”

村农会主任拿出家长的威风，冲上前，庄严地揍了老八一个充满着亲切与温情地巴掌：“你奶奶在家也得叫你学好走正道儿！日他个眼眼子的，

抗拒，没好儿！”

剧作家队长干的是琢磨人心理的职业，揣摩人的心思最快最明白。他没有助理员这种政府权力，也没有农会主任这种家长权力，加上文人心态，心肠子太软，有权力也不愿意板起脸子训人伸出巴掌教育人——他在老百姓眼里也是官家，官家打老百姓还不是像老爹揍孩子，该？——他相信“感化改造”的文化魅力。他连忙对老八说：“老八呀，你就放心去参加改造吧，回头我们研究研究，给你娘送点儿粮食来，不行再派个人照顾她几天。”

老八不挣扎了，只是仍然嘟嘟囔囔的不住腔儿：“俺娘在家等呢，我不走远，得回来给娘暖脚……”

老八就这样被押送到了二流子改造集训班。

开学典礼上，大干部小干部在上头坐了一大溜儿。主持会议的是公安局长。二流子的代表上台发言，虽然磕磕巴巴的，却有那么多的干部给他鼓掌，特别是他说不出话来，光擦泪擤鼻涕的当口儿。后来，县长都亲自上台讲话啦，说欢迎他们，说他们大有希望，多风光！

可是，老八不知道县长是个什么，也就没感动起来。上头讲话，他就心急火燎地想他的娘。

好不容易挨到天擦黑儿。集训班给二流子学员们特意做了顿丰盛的晚宴：炸的丸子。白面掺玉米面，居然还放了点儿绿豆面——这可是穷人连过年也吃不着的好东西！

刚组织起来的二流子们，没过过集体生活，都想着严肃正规点儿，都嫌乎着别人不行，乱哄哄的。排个队，排了半拉钟头，分饭，认不清是那个组的，又闹哄了半天。等到丸子到老八手里，天已经轰黑轰黑的了。老八连丸子带汤到进要饭口袋里，自个儿嘟囔着“给娘吃，给娘吃”，离开了集训班，竟没人发现。

老八一溜小跑，一气儿跑了几十里路，跑回了朱家街。

跑回家，半夜了。老八的娘在别人的照顾下，已经吃完了晚上饭。只是还没睡，在床沿儿上坐着，等老八。

八

是1967年还是1968年，忘了。

我已经是县重点中学——三中的初中学生了。

开始，是罢课闹革命；后来，是复课闹革命；再后来，又是就近闹革命。我们这些新生入校典礼上被誉为“未来的革命人才，时代的建设者”的尖子学生，被按行政地域分割，分别遣返回本公社中学闹革命。

我们公社地处偏僻，有名儿的旮旯公社，穷，只有一所由“农中”——农业中学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临时升格的中学。于是，我就成了这所农中的学生。班级代号叫六八〇一班，四位数。虽然学校比三中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是，班级代号好，比“八一八”、“八三一”等等红卫兵组织还多出一位数去，挺有派儿的。

我们这个班有不少朱家街的学生。二黑鸭子的老三，和我同桌。老八

的哥哥老七的儿子，也在我们班。我曾经热情地问过他：“老八是你叔吗？”没料到，他一下子把自个儿的小黄黄脸儿做成酱肝儿，嘣地给我来了一记革命大拳头，死命地嚷：“老八是你叔！”好在我从小就胆儿小，不善于和别人尤其是和强人争斗，所以战争的火焰没有点燃。老七的儿子一击成功，见我不再坚持理论老八是他叔，再想到我老爹是个还没有被揪出来的革命干部，权势如何，还难预料，于是见好就收，鸣金收兵，把脸又变回原来的黄色加菜青色。

学校革命委员会张主任，也是本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掌管着全公社的大部分也是战斗力最强的红卫兵——红卫兵的主力部队是我们学校的300百多名中学生。

张主任经常披着草绿色的军大衣，大衣的一只胳膊袖子上别着红袖章，斗志昂扬地给我们作报告。一激动，就一抖膀子，把军大衣抖在地上，振臂高呼。呼得我们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马就去为革命流尽热血。

有时候，他一高兴，我们就意气风发地扛着旗子游行；他一不高兴，我们就逮着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走资派、保皇派、叛徒、内奸、工贼、小爬虫、变色龙甚至逍遥派之类的动物游街。总之，是根据革命的形势需要和张主任的革命情绪决定我们的革命行动。

清理阶级队伍，战果辉煌。挖出了那么多的阶级异己分子，连赵掌柜这样的，三代以前扯旗造过反的都清理出来了，自然还得深挖，扩大战果，痛打落水狗。

老八和他娘也被深挖出来。到这个时候才被挖出来，可见隐藏的有多深！隐藏的这么深，可见有多么狡猾，多么有危险性！

老八和老八的娘，罪状特多。大字报一直贴了公社大门口两侧几十丈远，还一次没揭发完，轮着贴，贴了好几轮儿，把墙都糊成了纸褙。

最主要的罪状，大约有几点：

一、老八家本来挺富，老八的爷爷积攒起十几亩地呢！还能不剥削？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剩余规律，老八的爷爷肯定是罪大恶极。老八的爹，更甭说，标准儿的一崇洋媚外，洋奴才，洋特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坏蛋的儿子，天生反革命。老八从根儿上就不正。

二、老八8岁的时候，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过贫下中农三巴狗子。可见，老八8岁时就已经很反动，并且犯下滔天罪行了。

三、老八的娘和邢家大少爷曾经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老八又和邢家的娇小姐邢小格谈过恋爱。邢家大门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地主，老一辈子少一辈子的都和老八家一个鼻孔出气儿，合穿一条裤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四、一解放，老八就对政府不满，试图做最顽固的抵抗。政府好心好意送他到二流子集训班改造，谁知道他不但抗拒改造，拔腿开溜，而且还骂过一声“他娘的”……谁他娘的？政府？再往深里说……凭这一条，枪毙，死有余辜。

五、阶级阵线不清，对敌人亲对革命烈士冷淡。老八的六哥，就是那位跟海防司令出去当兵，后来把部队拉上了沂蒙山的团长，后来当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纵队一个支队的副总指挥。在孟良崮战役中，他们支队担当阻击任务，和敌人一个装备精良的加强旅对抗，以利大部队部署兵力。战斗中，朱副总指挥到前沿阵地视察，正碰上敌人疯狂进攻。朱副总指挥和同志

们一道儿，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不幸壮烈牺牲。

解放后，民政部门曾经派人来他家，来人还是个副局长，报告朱副总指挥的英勇事迹，可见政府对烈士的尊敬程度。

那位副局长眼含着热泪，把烈士的事迹报告给老八和老八的娘。老八不记得有个哥哥，不知道哥哥对要饭给娘吃有什么用处，一点儿反应也没有。老八的娘也惊讶，还有个当大官儿的儿子？想了半天，有，外头俩哪。再想想，多少年了，都长成人啦，都当上烈士什么地啦——烈士是多大官儿呢？她没问。副局长以为她是难过心疼得傻了呢，想找句合适亲切的词儿安慰安慰她。谁知道，没等安慰的话想好，她倒安慰起副局长，说，怎么着都一个样儿，人，都是命儿，该走哪一步呀，没生下来的时候就定好了，可不都是命儿呗……国家发给的革命烈士抚恤金，没有一回是他们主动领的。不是隔上半年一年公社民政助理员给送来，就是三个月五个月村干部开会给带回来。给，不甘心不情愿地接着，老八的娘还说怪话儿：“给老六烈士捎个信儿，别往家打钱啦，用不着，还不如抽个空儿来家一趟，看一眼呢……”不给，变成了村委会的灯油钱还是变成了村干部熬夜的羊架汤，她们从来是黑不理智不理的，这是什么态度？

还有……

当然，最最严重最最罪大恶极的，还是在台湾的那位海防司令带给来的。海防司令，不，朱主任，自从为党国操持台海建设，颇得总统赏识，一升再升，竟升到光复大陆特别行动部队副司令。中将衔。1961年，蒋介石看大陆大片地方天灾人祸，加上苏联老大哥逼命似的挤兑着要账，大陆日子有些个紧巴，觉得反攻时机已到，便命令光复大陆特别行动部队，开始实施反攻大陆计划。临反攻前儿，召开万人誓师大会，蒋委员长亲自出席，小蒋亲自主持。朱副司令受命勉励光复将士“不成功，便成仁”。讲到大陆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吾民正在遭受罕见之痛苦，朱副司令忽然想起老娘，一激动，竟然双膝跪倒，冲着北方磕了三个响头，声泪俱下地喊道：“乡亲们！娘！你们受苦啦！吾当尽天职，拼死一搏，舍此身赶走共产党，光复大陆！吾军一定能和父老乡亲一道，痛饮庆功酒！咱家里见！”

录音传到县公安局，公安局马上派专车专人到了老八的家，让老八的娘听，看有什么反应。老八的娘母子天性，虽是多少年没见过面，却凭感觉一听就听出来是儿子的声音。副司令这一嗓子，喊得她心肝五脏直打颤悠儿，干了20多年的眼窝子忽地流出了泪，一劲儿地念叨：“我的儿，我的儿，咱家里见……”

舍此身赶走共产党！咱家里见！天！不要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要说油炸、火烧，就是把天上地下人间外星球所有的刑法都用上，也解不了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对国民党特务的憎恨！

老八和老八的娘肯定是国民党特务，肯定是最阴险最狡猾的阶级敌人，毫无疑问了。

张主任一晃膀子，抖搂掉军大衣，挥着双手振臂高呼，命令我们：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革命需要你们采取积极的行动了！我们要毫不客气地把国民党特务拉出来！游街示众！

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小将把老八家的门砸开，给老八和她的娘化了妆：每人抹了一脸的黑墨水，勾了个白眼圈儿，在额头上用鲜红鲜红的漆打了红叉。红漆

一见黑墨水，顿时变成了黑紫色，好像包公前脸儿上的月牙儿。

小将们让老八敲锣，老八不敢接。不接，抗拒是不是？红卫兵就对老八采取文攻武卫的措施，乒乒乓乓一阵子，老八更不敢接。不接，再接着文攻武卫。老八的娘被文攻武卫的伟大力量征服了，忙不迭地主动承担了敲锣的大任。

给老八和老八的娘戴上高帽子，游街的行动正式开始。老八夹着要饭棍走在前头，要饭棍的另一头，攥在老八的娘捏着锣的手里。老八的娘几十年没出过大门，今儿个终于在革命力量的感召下走了出去。她几乎不会走道儿了，摸索着，趋趋地探着脚儿，往前挪，惹得游街总指挥直骂她抗拒革命。底下走不利落，上头可还有活儿呢，敲锣。她举起革命的锣槌，敲着革命的警锣。锣声空隙里，她就喊：“我是地主的破鞋——”，老八就接着喊：“我是国民党特务——”，不喊不行，有专人在一边儿提词儿监督着呢。

喊着喊着，喊乱套了。老八的娘顺着老八的话音儿，喊：“我是国民党特务——”，老八这会儿倒透灵，见娘变成了特务，自动就把词儿改了：“我是地主的破鞋——”。提词儿的也乐了，反正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一窝子没好人，谁是什么都一样。喊吧，别停着就成。

中午，游街的队伍到牛庄。

牛庄的革命组织招待我们，每人一个“花狸虎卷子”——一层黑面一层白面轧成的，是非常珍贵的食品，外加一片儿老咸菜。老八和老八的娘，属于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享受人间烟火，不能给他们花狸虎卷子和老咸菜吃。它们只能喝水，喝凉水。

天儿热，老八和她娘脸上的黑墨汁子，被汗冲得一道子一道子的，顺着下巴两腮帮子，脖子延伸到身上。脸上和脖子里都是一道儿深一道儿浅的黑印儿，像个长歪歪了的黑甜瓜。

老八巴砸着嘴，蹭到革命队伍边儿上，小声地嘟囔着，央告：“爷们儿，行行好，我不吃，给娘吃……”

游街总指挥蹦地跳起来，蹦地揣了老八一脚，骂道：“你他娘的臭国民党特务！谁是你的爷们儿？哎？”

革命小将就高呼：“打倒国民党狗特务！”

老八的娘依着墙坐在不远处，没事儿人一样。我头一回见着这位大名鼎鼎的“地主家大少爷的破鞋”。她满头的白头发，乱蓬蓬地，像一堆在泥土里滚巴了半年的烂羊毛。一双眼睛，哪么大个儿，抠抠着，像死挺了半天的羊眼，瘁人巴唧的。对，没错儿，被宰了的母羊死后的眼神儿就是这样儿。一身的衣裳大概有好多年没洗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一脸的褶子，仿佛是怕人看见除了皮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专门儿把皮皱皱起来以显着厚实似的，还故意耷耷拉拉，充好肉。

那大少爷一定是个疯子、傻子！要不，怎么会和这么一个丑八怪的老太婆搞破鞋呢？我记得，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春游。一帮子没出息的女生跑着疯着四处摘花去了，老师忽然和我们几个男生谈论起人生，发了一句惊天动地的把我们都听傻了的名言：“搞破鞋就是谈恋爱。不和自个儿的老婆谈，和人家的老婆谈！”大少爷得有多大的精神头儿，才敢和她谈恋爱呀！

高呼完，老八仍不离开。我瞅着老太婆，忽然神经麻木，一扬手，把手里的花狸虎卷子冲老八扔了过去。老八接扔过来的东西这手儿绝活儿，是

有十几年功底的，万无一失，一抄手就接住了，虽然我扔得有些偏。

老八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就往他娘跟前跑，小将们都吃惊而且愤怒地看着我，像要随时举拳头高呼。

就像老八在梦里被小格捏巴捏巴后就醒过来一样，我扔完花狸虎卷子，猛地清醒明白过来。

老爹已经是朝不保夕了，学校里的红卫兵领袖找我暗示过，要我关键时刻一定要坚持革命立场，关键时刻和某某划清界限。“革命事业和革命组织随时都在考验着你！监督着你！”他斗志昂扬地向我宣布。今儿这一下子，完！

人关键时刻总是能出现特异功能，我立马儿特透灵，赶紧冲着老八的后背影儿吐了一口唾沫，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奶奶的，臭特务！恶心！呸！呸！”

我不敢骂他的娘，他娘真的太让人恶心。

按照游街惯例，从牛庄就要一直往东，到我们村，然后再往北回朱家街。肚子空空，老咕噜咕噜叫唤。开始还能念几段儿毛主席语录支持着，再后来，念什么也盯不住了，我找个借口，编了个“回村组织革命群众参加游街批斗”的革命理由，溜回了家。看了一上午，已经没什么新鲜玩意儿。总指挥老是那几句打倒砸烂火烧油炸的口号，老八和老八的娘也老是翻来覆去喊那两句车轱辘话，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没劲。

回村儿，就忘了自己是个伟大的革命小将，也忘干净了张主任的振臂高呼。

十二三岁的中学生，老是自以为已经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懒得再和孩巴秧子们一起玩低智商游戏，如老八踩水之类。往大人堆里凑，有时候也插几句，本来是书本儿上学来的真理，大人们偏不屑一顾，不拿正眼夹咱，你说可气不可气？得，自个儿来，成不？不凑大人的堆儿，咱装大人。孩巴秧子们也欣欣然，好像八辈子没有过领头儿的似的，特听话，特拥护，特服气，特崇拜，自己也就觉着特帅。比拖着酸不拉叽的脚脖子，跟着四处地转悠，游街，游行，喊口号，强远了去了。

游街队伍到我们村儿，太阳已经红得毫无活泛劲儿，喘着大气想挤巴着钻进地底下去睡觉。游街的队伍剩下了没几个坚强斗士。

趁着本次革命行动的结束，总指挥板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脸，抖搂起精神，对两个牛鬼蛇神又实行了一次严肃的革命教育。大意无非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牛鬼蛇神要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改造，不要乱说乱动，自取灭亡。否则，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云云。教训完，人群呼啦声走散—大家都急着回家—只剩下两个牛鬼蛇神。

老八用打狗棍领着他瞎了眼的娘，慢慢地摸趋着往前蹭。

老八娘儿俩和我们村没有什么太密切的关系，除了我小时候曾向往过他一阵子，还有一个是四凤儿。四凤儿嫁给了我本家一个大伯，所以我应该叫四凤儿大娘。说是大伯，那时论本家辈分儿叫的，其实这个大伯和我们家早已是八杆子打不着，只不过五百年前是一家，都姓个吕字而已。

解放后，核户口，四凤儿按老例儿填报，改叫吕朱氏。公安一听就火了，什么驴呀猪呀的，新社会还拿人不当人呀？还叫四凤儿，听着多舒坦！因此，四凤儿大娘保留了闺中小名儿，没有改称驴呀猪呀的吕朱氏。老一辈的，提名道姓儿，叫“四凤儿”，叫“他四凤儿嫂子”，晚一辈儿的，当面儿

把名字给她省了，叫大娘，叫婶子，背后头又给她把名儿添巴上，叫四凤儿大娘，四凤儿婶子。好像四凤儿这几个字，不多叫几声就吃了大亏似的。

扯远了。四凤儿大娘应该是另一个故事里的角色，此处就不多说她了吧。大伯家是我们村的富户，四凤儿嫁给大伯，当时是门当户对，郎财女貌，挺般配。合婚的说是金玉良缘，夫、妇、富、福、副、服全占。没成想，几十年后，犯了太岁。此时，她被理所当然地实行着专政，也隔三岔五地被揪出去，抹个大花脸，戴个高帽子，敲着锣，吆喝着“我是地主婆，我是大坏蛋”，颠巴着小脚儿满世界转悠。

老八和老八的娘进村，她知道，但不敢开门，不敢言声儿。革命队伍散了，她也没敢凑上去和那两个牛鬼蛇神说话，怕本村的革命派发现。反革命串联，那还了得！她悄悄地往村外出溜，装没事人儿，在路上磨蹭，等着。

回娘家的道儿，四凤儿大娘自然明镜儿一般。我哪，才不傻呢。我也知道，回朱家街，必得从我们村当中间儿的那条路往北，老八和老八的娘肯定得走这条道儿。我的埋伏兵，已经在路上布下天罗地网啦！哈哈！

我的网是专门为老八张的，主要是想试巴试巴我的大人化程度。我设想，等老八走近了，就亲自率领这帮好汉们一起喊：“老八老八，倒啦倒啦！”看老八倒不倒。老八要是倒了，咱就大人啦。要是不倒……咳，再说呗。

我把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战前动员：一、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二、喊的时候，都要尽量把嗓子眼儿憋粗一些；三、喊……还没讲过瘾呢，四凤儿大娘怎么钻进我的天罗地网里来啦？没办法儿，赶快埋伏吧！别看四凤儿大娘在革命行动中老老实实，平时和娘她们一帮子闲说话儿，可会乱说乱动乱告状呢！

四凤儿大娘老在我网里转磨，真让我起急。想派二晃子——四凤儿大娘的亲侄子想法儿调开她，没等商量出个主意，老八和老八的娘已经慢慢腾腾地进入我的包围圈儿！

我特紧张，四凤儿大娘也特紧张。她光怕这时候来个造反派什么的，直发抖，两只眼睛老咕噜咕噜地四下里瞅。她极力地装出镇静的样子，慢慢地接近老八和老八的娘。老八的娘看不见，不知道。老八闷着头走路，也不知道。

这个狗特务，连他奶奶的接头儿对暗号儿都不会！我恨恨地想。

我忽然透灵，竟然想起了比充大人更大的事儿：要是逮着几个正在路上接头儿的特务，肯定要比看老八倒下更有趣更惊险更来劲儿……

真可气！四凤儿大娘刚张口小声叫了声“婶子”，老八刚把头抬起来一点儿，二晃子——这个傻的掉渣儿、傻的冒泡儿、傻的直流大鼻涕的熊二晃子！为了向我表示自己刚才没完成任务并不是没本事，也不是徇私情，更不是没胆儿，一下子喊了出来：“老八老八，倒啦倒啦！”

于是，臭孩巴秧子们就蛤蟆翻坑似的都跟着喊叫起来。

更令我气愤的是，我已经无力控制战局：二晃子一下子跳出来，跳到路当间儿。孩巴秧子们以为是我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一个个都忙不迭地跳出来。

完啦！全完啦！

四凤儿大娘昏黑中一下子被吓得更加昏天黑地，屁滚尿流地滚回了村。

老八戳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的队伍围着他嚷，一点儿作用不起。

咳！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啦！我大模大样儿地端着大禄儿的架儿，走

上来。老八还是没倒，只是抬起眼皮盯了我一眼。

我和老八一对光儿，身上忽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转身落荒而逃。孩巴秧子们先是一愣，然后，像遇见了鬼一般，嗷地一声逃回村，比着腿快，比着疯狂。

从此，我被剥夺了领袖的地位。

老八的这一眼，使我记了半辈子，迷惑了半辈子，琢磨了半辈子。

老八的眼睛是那么深沉，那么严正，那么具有穿透力，那么具有感染力！乞求？卑微？忧愤？期望？诉说？伤感？高贵？冷漠？……好像都是，好像都不是。

我曾有意无意地翻过一本专门描写眼睛的书，都是从世界名著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编书的人真辛苦，那么厚！是叫什么《写作大典》还是叫《描写辞海》《眼睛大全》来着，忘了。里边儿的眼睛可真多。德·瑞那夫人的眼睛，安娜·卡列琳娜的眼睛，诺梯埃的眼睛，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的眼睛，福尔摩斯的眼睛，瑞表哥的眼睛，刁德一的眼睛，小炉匠的眼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的眼睛，总觉得每个眼睛都是那样的浅，浅的让人一眼就可以看穿——起码是可以被一个人看穿后记录下来。老八的眼睛，记录不下来。

多少年后，在全国第一届中青年戏曲作家读书班上，我们这些写“呜呼呀”、“你听”然后接唱词儿的所谓作家，奉命反复琢磨老莎的《哈姆雷特》。欧大鼻子的片子，孙道临先生给配的音。

看王子，感觉有点儿面熟。

给邻座的徐棻大姐说，徐大姐直乐，一边儿乐，一边儿还直拿川音儿夸奖我：“啥子吆！疯疯咧！”

我又给皇亲国戚的笨人王老大王毅老兄嘀咕。王毅兄因为剧本《皇亲国戚》获得全国剧本奖和小说《笨人王老大》获全国小说奖而得名。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些反常，时不常儿的露出些个活得不耐烦的感觉。一听，那个高兴，紧迫着我打听：“你认识他？给咱介绍介绍啊！哪天儿找他聊聊去！”

不可言，他们永远明白不了我的心思。

晚上，我钻进录象室，捣鼓开录象机，自个儿一遍一遍地傻看。惹得大会最高首长于雁军老太太直夸奖我肯学习肯刻苦，夸奖个没完。看着看着，忽然大悟：嗨！丫挺的，老八的眼神儿！那位驰名全球的王子的眼神儿——模仿的老八！

不是，还是说不明白。老八的眼神儿，比哈姆雷特的还复杂，还深，还费琢磨。

这辈子是琢磨不透了。

九

两个国民党特务深一脚浅一脚地蹭到家，广播匣子里庄严的国际歌已经唱完，开始新闻联播。冬天的晚上8点多钟，对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庄稼人，已经是在被窝里甜甜一梦的时候。

两个人摸索着开开门，摸索着进屋，也没点灯——也没灯点。老八家已

经有些个年头没点过灯了。瞎娘傻儿子的，点灯熬油地干什么用？

因为忙游街，老八没法儿外出要饭。不要，就没得吃。老八舀了瓢水，倒进要饭袋子里，晃了几晃，再倒出来，居然变戏法儿似的弄出来了半碗四眼儿粥。

老八把碗捧给娘，说：“娘吃。”

老八的娘接过碗，叹了口气，像是对老八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八儿晌午就没吃东西。哪兴不给人吃东西的呢？临枪毙还给桌好酒席，让敞开着吃……八儿是人呢。”

老八说：“不是人，是特务。”

老八的娘说：“特务也是人干的不是？你四哥，要比你鬼头多了呢，没法儿比。不才是个特务？”

老八就不再说话。

老八的娘支楞起耳朵听了听，确信没人，便从怀里掏出大半个花狸虎卷子，递给老八，小声说：“八儿，好特务，快把它吃了！晌午前儿我啃了两口，垫巴了一下，就藏起来了一你还没得着什么东西吃呢。”

老八闷着头，不接，说：“娘吃。”

老八的娘就起急，恨恨地骂着说：“这个傻八儿，怎么刚当上特务就不听娘的话了呢？饿坏了身子骨儿，还当不当啦？”

老八说：“娘吃。明儿个一大早，我就出去，要饭给娘吃。”

老八的娘摸趋着找到老八，找到老八的嘴。先掰一口卷子放到自己嘴里，大声地砸巴出响来，再掰一口，塞到老八的嘴里。

老八含着，不嚼，也不咽。

老八的娘就生气，说：“不响。不好听。”

老八这才像娘一样，大声地砸巴出声儿，嚼，咽，有板有眼的。

吃完了，摸趋着上床，睡觉。老八还发誓似的嘟囔：“明儿个早起，要饭，给娘吃。”

朱家街大队革命委员会接到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紧急通知：一定要严密监视老八和他的娘，看他们是不是要往台湾发电报传递情报什么的。并且一再强调，一定要派心最红根儿最正最可靠最机灵的同志担任监视任务！

二黑鸭子是无产阶级，他家的老二是个基干民兵，还是个受过训练的民兵排长，监视特务的重要任务，就当然地落在了老二身上。

老二刚娶了媳妇儿没多少日子，热乎着呢！既不敢违抗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又舍不得新媳妇儿的热被窝儿。琢磨半天，还是和新媳妇儿一块堆儿睡觉比革命工作更重要些，便眼珠儿一转，把任务又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交派给了老三，我的同学。并且特神秘兮兮地教给了老三好几招。比如，监视的时候，要蹲在窗台底下，蹲着，一定蹲着，不能坐下。万一特务发觉，掏枪的功夫，起身就能跑或者扑上去——最好是跑去报告——坐下，就来不及。再如，屋里人说话的空档里，赶紧闭住气，千万不能大声喘气儿，以防特务发觉。只侃得老三又兴奋又激动又向往，巴不得赶紧英雄一回，好有资本向同学吹牛侃山。忙不迭地约了几个要好的伙伴儿，去老八家蹲窗跟儿监视特务去了。

这些，都是老三用极神秘极自豪的口气显排给我们班男生的。我们还一人儿啐了他一大口唾沫。

老八的娘不知道是累，是兴奋，还是有重要的情报等着时间给台湾发

送，翻来覆去，老在床上烙饼。

老八已不像以前那样，睡下就成死狗。娘一翻身儿，他就醒。

老八的娘连着翻了好几个身儿。老八就叫：“娘。”

老八的娘叹了口气：“娘老啦。”

老八安慰娘说：“明儿个早起，要饭，给娘吃。”

老八的娘忽然又笑。笑一阵儿，就说：“娘还能吃几口饭哪？眨巴眼儿，70多奔80啦！你姥爷、姥姥、爷爷、奶奶，都没我长寿呢。”

老八不答碴。这些人，他都没见过，光是听娘整天念叨。除了念叨，还有什么使用？他不知道。

老八的娘絮絮叨叨个没完：“人活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个儿去。

论走哇，也值啦！放不下你呀，傻八儿！你都40多的人啦。草木人儿，谁还能保准儿没个头疼脑热的？我得了，床边儿有你给我递碗凉水呢。剩你自个儿喽，又有谁给你碗水喝？所以呀，娘不能死，不是怕死不想死，人死活还不是一口气儿？死得不放心哪！娘且得陪着老八。哟！老八80那会儿，娘都110多岁啦？哟嗬哟嗬，真是老不死啦！”

老八说：“娘老不死，我要饭，给娘吃。”

老八的娘说：“你还当真，以为娘能活到一百多岁，老陪着你呀？傻呀，傻吧。得学会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娘再舍不得甩手蹬腿儿就走，也得走，不作主，命不由人呢。明儿个早起，娘再给你缝个袋子。你呀，也活泛着点儿，长点眼力见儿，瞅着个合适的茬口合适的人家，就想着给人家要几个镢儿，慢慢积攒着，防备着点儿……”

老三终于没听见老八家响起发报机声，就老太婆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好像也不是什么暗语密码。一会儿打哈欠，一会儿眼皮子发涩，人困马乏，蔫出溜儿地开溜。往下的事儿，就不知道了。

菊姐姐出门子的时候，我已经俨然大人了。

我和菊姐姐不投缘，她现在虽然再不能像捏槐虫儿似的提溜我，提溜不动了，可还是老横横儿的劲劲儿的，专找我的茬儿，就好像我也是个国民党特务，她有责任有义务有权力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权力还特大。

她出门子，我就特意地说成是“扫地出门”，“清理阶级队伍”，高兴，干活儿也特别的卖力气。加上我的工作能力大有长进，颇受赏识，于是，打发一些个散客，支应一些个琐事儿，就由我来独当一面了。

还是老八放出门炮。

老八还是那个老样子，横着的脸，眼睛老眯着，瞅着从烂鞋前头拱出来的脚指头。人叫他，他就抬起头来，皱皱起脸，把嘴角使劲儿往上一勒，胡撸胡撸满是灰土的脑袋瓜子，冲人们一呲牙。小褂儿和半截裤子已看不出本色。裤腰戴上挂着的要饭袋子，仍然羊奶子一样，走一步打一下腿。不同的是，老八的头发开始变白。腰里的羊奶子，也多出一个，挂在另一边儿。这样，另外一条腿，也走一步挨一下了。

老八的炮还是嘎崩脆，招的四周遭儿看热闹的人们欢呼叫好儿。放完炮，老八就往我这儿凑，我手里攥着娘准备好的夹肉馍，两个，取成双成对的吉利之意。杂合菜什么的，和娶亲的酒席一样，由菊姐姐的婆家准备。想起来菊姐姐婆婆家摆酒设宴地娶过个母夜叉去，想起来我们家清理阶级队伍又取得一个史无前例的最最空前的、最最伟大的、最最决定性的胜利，我就

直想乐。老八的炮，放得真棒！

老八走到我跟前儿，冲我眯起眼皱皱起脸呲呲牙，我赶紧把夹肉馍递给他。他胡撸胡撸脑袋，接过来，装到要饭袋子里。还不动窝儿，国家元首会晤似的，和我对戳着。

“少爷，行行好，给俩镞儿，给俺娘。”老八见我不明白，就央告。又像提示。

他奶奶的，这是什么时代的语言！我身上一发紧，赶紧掏出一块钱，给他。

一块钱！多么伟大的壮举。一个最强壮的棒劳力，累死累活干一天，才挣5分钱！我老爹在公社当干部，四里八乡的乡亲都认识他，都尊重他，一个月才30多块钱工资。一块钱，可以买40根儿铅笔；可以买50个鸡蛋；可以……

老八摇摇头，不要。说：“赏俩镞儿，给俺娘。”

我赶紧把兜里准备自己密起来的几个镞儿抠出来，烫手似的甩给老八。

老八接过镞儿，放到另一个要饭袋子里，然后冲我一呲牙，就匆匆地走了。他得赶在接亲的前头，到菊姐姐的婆婆村头上等着放进村炮。一路上不知道能碰上几拨儿拍手唱“老八的腿，走一顺儿”的孩巴秧子，不知道能碰上几拨儿喊“老八老八，倒啦倒啦”的大人们，他得把时间打富裕。

等我回过神儿来，想起来还有一个再研究一下老八的眼神儿的重要任务，老八已经一颠一颠地走出很远了。

没成想，把菊姐姐清理出去后，不长时间，我也被清理出来。当兵，上学，进城里工作，稀里糊涂地成了个城里人，还他妈成了什么作家——提起来这俩字儿我就牙根儿……噢，不，不敢痒痒，肿，上火。有时候，匆匆忙忙回趟家巡视一下，县里知道了，还非得给派个吉普车——好挤出空给文学青年见面儿，侃山，充能人。我能让人家司机师傅像蹲大狱似的蹲着候着？得，赶紧开溜，比蜻蜓点水儿还脆巴利落。

从此，我再没见过老八。

十

文联通知我，后天，有个与乡镇企业家的联谊活动，在宇宙大酒店。

负责下通知的小杨还特别告诉我，这次联谊活动，实际上是让一个作家认识一个企业家，给每个乡镇企业家各攒巴一篇儿反映他们艰苦创业的英雄模范事迹的报告文学。1—5万字左右，长短什么的，还有其他什么什么的，由作家本人和企业家面谈，面议。这次活动是费尽了千辛万苦，通过一位已升任要职的原文学爱好者，不，一位官商文三不误尤其在文学上有造诣的有才气的作家，才撮合成的。要不，人家企业家能理咱？搂着自个儿的纯文学自叹自赏去吧您哪。

打唱本儿的冒充作家来参加这个盛会的，只有我一个。我之所以能荣幸地受到乡镇企业家的接见，不是因为我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我老爹那种没品没级的公社干部，在这儿算老几？是个人都比他官儿大——看门儿的还是处

级呢！我知道，我是托了两个人的福。

头一个是高主任。高主任知识渊博，为人和善，祖上几辈儿都是北京城圈儿里头的人物，特能侃。像陈建功、邓友梅什么的，原先都特爱伸长了脖子听他侃。慢慢的，听侃的学问见长，直长到比他的学问还大，整天价忙活着山南海北地四处儿给人家侃，也就没功夫听他侃了。我呢，老不长进，还有一个毛病，一听别人侃，立马儿就不透灵，瞪着眼睛，好像是在特认真特谦虚特诚恳地洗耳恭听，其实是发呆，连自个儿都不知道心跑哪儿去了。高主任感叹着听侃的今不如昔，同时老为我听侃的专注精神所感动，所以，一死儿地认定我是“孺子可教也”，有屁大的好事儿也想着我。

另一位是梁主席。有一次，梁主席主持一个打本子的作家会议，别人发言，主持人没事儿，她就张着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像探照灯似的，耷摸着打本子作家头上冒出来的“呜呼呀”之类的灵感。台上一讲话，我就开始犯病，走神儿，直瞪着眼琢磨，她是在调查张宝申的厚嘴唇呢，还是在研究郭启宏的眼睛片儿呢？还没等琢磨出来一点儿道道，探照灯照我这儿来了。我心里一紧张，赶紧冲她陪了个笑脸儿，她也灯光里掠过一丝丝笑意一得，就记住我了。

9点的会，8点多一点点儿，就到了几乎大部分的作家，还有记者兼作家。满头白发的，秃顶光瓢儿的，拱嘴呲牙的，如花似玉的，一脸清高的，满脸堆笑的，木木呆呆的，聪明潇洒的，百家争艳。9点59分，正式开会，一个一个地轮着大讲特讲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意义还没讲明白呢，已经是12点30分。

在一片谦让声中，开始午餐。乡镇企业家们一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挨桌儿给作家敬酒，向每个作家诉说久仰大名相见恨晚之苦。作家们放下架子，诚惶诚恐地一遍又一遍举杯干杯，感谢企业家们给了他们一次机会……

又过来一位更有派儿更潇洒阔绰的大企业家。惊得我邻座的那位78岁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连筷子都掉在了地上，喜得我对面儿的那位记者兼作家的司马小姐把刚放下的嘴角儿赶紧又扯上来。

大企业家热情地平易近人地挨个儿给每位敬酒，碰杯。碰到我这儿，我俩一对光儿，我愣了，他也愣了。

“你丫挺的，老三？！”

“呀——”二黑鸭子的老三一声长啸，甩开手中的酒杯，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抡起我就转了一圈儿，“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我以为你丫挺的早混中央去了呢，怎么还是他妈作家！”

对面儿，司马小姐都快疯了，气得烤鸭杵在了鼻子上，愣把精心收拾了几个小时的妆给毁了。臭乡镇企业家，没见过世面，没大猴儿！见着个土老帽的打本子的作家也值得激动，值得抡起来转圈儿？有本事，冲咱来呀！

“人模狗样的，怎么着财神爷没长眼就让你发起来啦？”我问。

“我这几把刷子，你还不知道？”老三倒不装蒜，“今儿个咱住下来，我先给你大概齐说说，过几天我派专车来接你，再好好儿聊！写我，就你啦！”他转身拍了拍巴掌，闹哄哄的宴会厅立刻静下来，“嗨！静一静！静一静！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各位小姐各位同行。今儿个本人高兴！怎么着？见着我哥啦！替我高兴不您哪？”

居然一片热情的陪笑声，还夹着一阵子显然没有准备没有设计的巴掌

声。

“诸位！我提个建议，咱好歹都是文化人儿是不？挺不容易的凑一块堆儿，别价吃顿饭一抹嘴交情就没了，风流雅集，得长久点儿是不是？今儿晚上，我请客！请在座的各位，吃完喽，开‘爬踢’，都别走，走，您那是骂我！我给开房间，单间儿，双间儿，随便！公安不查，服务员不扰！明天还有早餐！请大家务必赏脸！”

“一个脏字儿没有。”“哗——”掌声如雷。

那时候，谁他妈给老三拍过巴掌叫过好儿？只有抡巴掌揍。

老三专门要了总统套房，我们俩住。进门儿，他顺手儿把“请勿打扰”的灯打开，进里边儿，又把房间的电话线掐断。还不放心，又接上电话，给服务台打了个电话，说今晚有重要公务，严禁打扰。

干什么呀，神经兮兮的？整个儿一事儿妈！

防备什么什么的打扰。老三说。东西！走南闯北的，什么都门儿清。不像咱，别瞧对着外地人自豪地吹乎北京怎么怎么大，怎么怎么古，怎么怎么悠久文明，怎么着立交桥修得比房顶还高，真碰上个问道儿的，问中南海天安门前门王府井还成，问个什么什么胡同什么什么街，一抹黑儿。还别说街道胡同，对门扯户的邻居谁能认全乎了？不脸红，挺得住吗？

老三急着侃他自个儿，我就偏不让他穷显排，拼死命的打听老八。

“老八，”老三把脱下的西装挂到衣橱里，一只手撕着领带。领带被撕的张着老大的歪嘴，像条快滑脱的拴狗绳子，“死了。”

“老八他娘呢？”我很吃惊。

“也死了。有……快10年了吧？10多年了。噢，13年。老八他娘是85年冬天没的，老八是86年春上过去的。”

“86年。”我算了一下，“；老八才50多岁，不到60。”

“可不是。”老三坐下来，终于安定了，又露出天生的滑皮溜鬼窝囊熊洋儿，“三奶奶可是90大多了！全乡里的老人星儿！瘦得一把骨头，骨头外头都是皮，一耷拉老长。看着不定哪会儿就吹灯似的，其实，老梆着呢。一到夏天，她就光着膀子坐在屋门口儿晒太阳，像一堆骨头架子蒙了块人皮，标准儿一骷髅白骨精。”

我说，老三，就照这个路子聊。你丫挺的今儿个要敢给我瞎掰胡侃打擦玩儿，胡吹你自个儿，看我不煽扁了你。

老三就遵命，东一榔头西一斧子的给我侃起了老八。

老八明显见老了。主要是表现在腿上。

老百姓说，不怕先老头，就怕先老脚。有的人一脑袋尽是雪白的毛儿，依然身体康健，红光满面，健步如飞。这种人，且活哪。有的人满头黑发，看着精神，老是腿上没劲，软着软着不定哪天就放倒，一放倒就嗝屁着凉全玩儿完。

老八先是走的慢，再是抬不起脚，往前趋趋的，像踩刚撒完籽儿的地垄沟。孩子们跟着喊叫追着他玩儿“踩水”游戏，他的腿再也抬不到过去那么高，再也充不了英国皇家卫队的派儿，表示一下，身子还直打晃悠。“倒啦倒啦”的游戏，就更不行啦。他得瞅半天，找块平整地方，才敢像贵妃醉酒卧鱼儿似的，小心地出溜到地上。就这，还好半天爬不起来。

脚底下真的是没劲了。

有一回，老八走累了，趋趋到一个村头儿的场屋，依着墙根儿坐下，

把裤腰带上滴溜着的羊奶子抱在怀里，叉开腿，想晒着太阳眯一小会儿。一帮孩子埋伏在他对面，准备等老八起来走时好玩儿“踩水”游戏。谁知，老八睡着睡着，忽然清清楚楚地喊了一声：“来啦！”嘴一张，身子往前一探，就尿湿了裤子。老八睁开眼，低头看了看，叹了口气，想爬起来，挣扎了好几次，竟没挪动窝儿。

老八的游戏，又增加了一项“娶媳妇儿”。

经常有人问老八：“老八，想媳妇儿不？”

老八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娶媳妇儿干什么用？害人！”

一帮子富有经验或暂时还没经验的男人，就用荤话儿开导他，他就特认真特诚恳特谦虚地直着眼听。

听完了，一声不言语，赳赳地离开，走。一个人在路上，就自个儿嘟囔：“害人！眼珠子！害人！”

有女人扎堆聊天儿，嘀嘀咕咕说老八得了什么“野马遗”，光做梦娶媳妇儿。娶的是谁？任谁也不知道。于是女人们就互相谦让，互相保荐：“想娶你呢，你还不上赶着快去找老八谈恋爱？老八那个大蛋蛋里，钱可多哩！”

村里破例把他娘儿俩都算成了“五保户”。老三是团支书，曾经代表村委会和父老乡亲给老八家送过几次粮食。送去了，放在那儿，不动，老八还是风雨无阻地四处要饭。

那年冬天，天出奇地冷。老八家那床已有 50 多年历史的被窝实在是不能再盖了，村里又拿出棉花，买来布，给老八和他娘做了一套新里新表新棉花的棉被。也是老三送去的。老八的娘摸摸新棉被，闻闻自个儿的手，再摸摸新棉被，再闻闻自个儿的手，一连声儿地说：“别，别，这么好的东西，还不几天就叫咱给糟踏了？怪可惜了儿的……”

一天一夜的大北风，夹着能打破人脸的雪粒子，把村子都快给平了。杂货铺的酱油都冻成了冰坨子。

天明，老八没出去。

第二天，还没见老八出门儿。

村委会分头到各户了解情况，也派人去刺探老八的军情。

八面透风的屋子里，老八和他的娘还蜷在床上睡觉。新被子整整齐齐地在一边儿放着。

叫老八。老八把眼睛睁开，直勾勾木呆呆地盯着来人。

“怎么着啦？老闷在被窝儿里，不起来找点儿吃的？”

老八说：“俺娘不起，我不起。俺娘冷，浑身冰滋瓦凉。我得给她暖脚。”

老八的娘始终一动没动。

来人预感不妙，慌慌张张回去报告。村里的头头赶紧调集几个人，赶往老八家里。

老八的娘已经死挺挺的了。面容依旧，木木的，不喜不怒。只是硬梆梆地，冰凌块儿似的凉。

好不容易把老八从被窝里拽出来，老八哭着闹着：“我不起，我得给俺娘暖脚，她冷……”像个小孩儿。

给老八的娘做寿衣，穿寿衣，开追悼会，下葬，都是朱家街父老乡亲一手承办的，虽然老八和老八的娘从理论上说都不是朱家的人。说实在的，即使是从实际上论证研究，谁也不敢就那么红口白牙地肯定老八一准儿姓朱。这事儿，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明白讲得清楚。朱家爷们儿，也

算是仁至义尽了。

赵掌柜的虽然已经把杂货铺的经营权交给了小儿子，但他却十分硬气地越了权，破了买卖人的例，慨然宣称：“租赁家伙，费用全免，尽管用。”

按照上级政策，本是应该火化的。乡亲们不落忍，要按老规矩办，让受了一辈子的老人入土为安。朱家街已经没有几个人记起谈起老八的娘和邢大少爷的那回子事了。90多岁的高龄，凭这一条，就足以让全村人尊敬，让全村人亲近，让全村人伤心。

村里的头头有些发憊，开了几次会，拿不定怎么办好。最后，搁不住乡亲们一再要求，硬着头皮和政策背了一把劲。

追悼会上，大家公推见多识广德高望重的二黑鸭子致悼词。

二黑鸭子站到灵前，给老八的娘鞠了一躬又一躬，足足鞠了七八个，鼻涕和眼泪一块堆儿往下淌，淌着，说着：“我受苦受罪的三大娘啊，您老人家一辈子受了大苦受了大委屈啦！年轻的您守寡，您俊巴，外村的还有本村的好多个嘎杂子，都他娘不是玩意儿，谁不惦记着找您的便宜啊！”老三捅了他一家伙，他觉察出来了，赶紧改口，“到老到老，见天儿吃老八兄弟要来的饭，饥一口饱一口的，操他个奶奶，还落个剥削！”老三赶紧又用胳膊肘子捣他，这一捣，他可没词儿了，只好放声一哭：“我的三大娘啊，您这一走，舒坦啦，不受罪啦，老八兄弟可怎么办哪！”

叨叨半天，数这几句话受听。不少刚才还偷着乐偷着骂的，这会儿都流下了泪。

俩个精壮小伙子，一边儿一个，夹持着老八，让老八给他的娘净面。二黑鸭子的老娘，拐着小脚，让孙子搀着孙女儿扶着亲临现场，嘱咐老八：“老八呀，给你娘净面，可千万别哭！要不，泪点儿掉到她脸上，她下辈子再托生就成麻子啦。”

老八不哭。这种事儿，他见得多了。人家哭天嚎地，他看，他听，他放炮。净完面，放压板钱。然后合棺，出殡，下葬，起坟头儿。老八总不哭。他娘棺材出门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掉了泪，老八赶紧跑到门外，放了三声出门炮。把棺材安放妥，人们开始填土，老八又放了三声安魂炮，特响，特脆生。

办完了丧事儿，乡亲们把老八押回到小破屋里，让他歇着，各自散了。

天擦黑儿，老八趋趋到她娘的新坟头旁边儿，呆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天大亮才被人发现。

发现他的，是外村一个起早赶路的。那人远远地看见老八在个新坟头旁边儿坐着犯傻，就吆喝老八：“嗨！干吗哪老八！”

老八说：“等俺娘，我给俺娘暖脚。”

那人问他：“你娘在哪儿哪？”

老八说：“在这里头，还没出来。我等着俺娘。”

那人匆匆进村，告诉了朱家街的爷们儿。爷们儿老的少的来了多少拨儿，一直又闹腾到天黑，老八还是不动窝儿，一死儿地等娘回家。

没办法儿，又惊动了二黑鸭子他娘。老太太拐拉拐拉好不容易才被人搀着架着驾临老八他娘的坟头儿，离老远的，看见了老八，就哭，就上气不接下气地骂：“你个傻老八哟！要命不？要命不？”

老八说：“我等俺娘回家。她冷，我得给她暖脚。”

老太太一头哭一头数落：“你个没良心的老八，你个黑心的老八呀，你

娘拉扯你一辈子容易吗？死了死了，死了你还叫她心里难受，叫她放不下呀！”

老八说：“我等娘。我认错。”

老太太泪眼圆睁，骂道：“一根筋的傻王八羔子！天生的不透灵！你等你娘你娘等你？你不回家去，你娘能睡得着吗？回家去，给我滚回家去！回家给你娘暖脚去！”

老八蒙了。想想，娘黑天时候回家去了？怎哪没见着也没叫一声呢？家冷……

老八居然乖乖地跟着老太太回家去了。

这晚上，老太太不落忍，充了一回老八她娘。老八那个高兴哪，一夜里问了多少回：“娘，你又热啦？热着呢！”

往 80 多上头数的老太太，蜡头儿似的，那搁得住这么折腾？老太太被老八踢腾感冒了，咳嗽，发烧，水米不能沾牙。吓得二黑鸭子一家没日没夜地守着护着，连乡卫生院最好的医生都请了来，朱家街很少有人用的吊针都用上了。

老八不见了娘就哭。见天儿坐在床沿上发呆，掉泪。乡亲们给他送点儿吃的，他就吃一点儿，送点儿好的，他就藏起来，念叨着：“给娘吃。”

老八一天比一天瘦，走不动路，下不了床，慢慢儿连吃饭的力气也没了。

老太太在儿孙的精心照料和热情呼唤下，又恢复了往日的状况。刚一复原儿，她就命令儿孙们，把她送到老八家去。她不放心的孤零零的傻老八。

老八卧在原先他娘睡觉的那一头儿，一劲儿的昏睡不醒。

老太太刚到床前头，老八忽然醒了，脸儿红扑扑的，竟然一下子坐起来，依在了床头上，好人儿似的，坐着。

老八的眼睛里闪着亮儿，用手胡撸胡撸脑袋，把嘴角儿往上一勒，冲着老太太乐。乐一阵子，说：“我知道，我该叫您婶儿呢，对不？”

老太太躺在病床上牵肠扯肚地挂念着老八，儿孙们向她报告老八的情况，她总是不大信，总是不放心。今儿个亲眼看见老八原来这么精神，心里头那个乐，自个儿的精神也见长许多。老太太高兴，就夸奖老八：“哟！老八什么时候这么透灵啦？”

老八嘿嘿乐，说：“婶儿，我心里明镜儿似的，这辈子，都不傻，一点儿也不傻。您信不？”

老太太就说：“信，信，老八小时候聪明，打小儿看大，婶儿知道你不懂。”

老八要下床，老太太赶紧拦住他。对他说：“你歇着，别动，有事儿，叫你兄弟侄儿们去办。”

老八说：“给俺婶儿弄点儿水喝，婶儿渴。”

老太太赶忙说：“好老八哟！婶儿不渴，婶儿看见你好了，就病都好啦！也不渴啦！”

老八停止了下床的动作，眯起眼休息了一小会儿，忽然又睁大了眼，问：“婶儿，您见着俺娘没？”

老太太偷偷叹了口气。

老八说：“俺娘白天个哪去啦？怎么老不见面儿呢？这饭都是俺娘要来的？该我要饭给娘吃的，怎么我吃娘要的饭呢？不行，我明儿得早起，早起

出去要饭，给娘吃……”

老太太的心又沉下来，忍不住想插话，想开导开导老八，谁知道，老八竟一反常态，好像要把在肚子里憋了一辈子的话都吐出来，叨叨起来不住溜儿，不给她留个插话的空儿：“俺娘，见天儿晚上，才回来呢，她说，不放心我，要陪着我，我给娘暖脚，她凉，冰滋瓦凉的，我说，娘，您，怎么不热了呢？怎么暖，暖不热，娘说，那是你的火力也不壮了，也不热了，从今往后，娘，也，不冷啦，也不用你，给娘暖脚啦，娘给我，破谜儿，还唱小曲儿，我怎么就，听不明白，唱的，是什么呢？好听，娘说，人到世上，走一回，都是命，命里，安排好的，老天爷，老天爷让眼眼子害人，害好多好多人呢，昨儿晚上，娘老早，老早，天一擦黑儿，就回家来了，娘说，老八呀，娘不放心你，你自个儿，没法儿在阳间里呆，跟娘一块堆儿走吧，娘儿俩只要在一块儿，啥活着死了的，还不都一样？别抱怨人家，别记恨人家，你杠婶子，你那个当什么，协，主任，官儿的爷爷，四邻八乡，乡亲，都是好人，咱娘俩，两辈子，不都是乡亲照应？就邢家，大少爷，小格，小格怎么也会，有个害人的，眼眼子呢？娘说，你活泛着点儿，机灵着点儿，警醒着点儿，紧着点儿，赶紧多谢谢，谢谢乡亲的照应，今儿个，就跟娘走吧，走呗，娘，给我笑呢……”

老三听的汗毛直支煞，浑身直冒凉气，带着一身的冷汗，逃到了院子里，掐着中指壮胆儿，紧咬着后槽帮子提气，战战兢兢地等奶奶。

好长时间，奶奶才从老八的床前离开。一言不发，一直到家，到躺在床上。

躺了一阵子，老太太挣扎着爬起来，非要给老八做顿饭不可，儿媳孙媳妇孙女儿，谁要代劳也不让。擀着面，喘着气，掉着泪，说：“也就是这顿饭的事儿啦……苦命的老八，总算熬出个头啦……”

老三端着老太太亲自动手擀的面叶儿，给老八送饭。老八又卧回到原先他娘睡觉的那一头儿，昏睡。叫了半天，才勉强地睁了睁眼，说了一声：“等给俺娘吃”，就又睡过去了。

“他就没说过其他什么？”我突然不透灵，问。问过了，透灵了。

人，都他妈自私，没出息！我以为我这号的，整天价跟着修行，装着修行，已经修成超凡脱俗“悠然见南山”的主儿了呢，谁知道，连一个花狸虎卷子都念念不忘，想叫人家惦记着。怎么喝人家一要饭袋子粥的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呢？闹了归齐，还不如人家老八的一棱一角！

“没有。”老三很肯定地说，“给我说了那句话，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儿，也再也没醒。第二天，他已经挺了。不知道是那会跟他娘走的。”

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半天，来了一句：“没赶上好时候。”

“赶上好时候也不行。”老三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居然明目张胆地反驳我，“他们不把自个儿当人看，兴什么他们也过不上好日子。”

丫挺的！充什么英雄。就你行！想骂老三一声，底气不足。人家就是行，怎么地？我不好反驳，忽然想出一个恶毒的招数。

“邢小格现在怎么样了呢？”我问老三。

“邢小格？”老三皱皱破眉毛，想了半天，“哪个班的？我怎么没印像？”

你丫挺的琢磨去吧！我暗自得意，又找补一句：“回家得空儿问问你老爹，兴许他知道。”

老三做沉思不语状，把脑袋扔在沙发上，半天没言语。忽地，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一伸手，按动了不知藏在了什么地方的按钮。

窗帘儿像舞台的大幕布慢慢分开，露出窗外的舞台。

天已经大亮了。

十一

一连十几天，老三竟死挺了一般，没有任何消息。

幸亏干咱这一行的，躲着藏着地自个儿琢磨自个儿，整天价不见个人。否则，我一准儿会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态，把作家光环下那一点点儿唬人的东西弄掉个精光，露出原本的怯。

我抓着电话机，拿起来，放下；放下，拿起来；五脊子六兽的，琢磨不定是不是该给老三打个电话。我们老家，名义上是北京市，但是，电话是“9”字打头儿，算郊区，电话费比打市区的高出不少去。

终于，我还是拨通了电话。

“您好。京流国际集团。”答话的是位小姐，有点儿港台音儿，特温柔，特甜乎，肯定不是我们本地产品。

我找朱朴，你们朱总。我告诉她，也莫名其妙地温柔起来。老三的小名儿叫三蹼子，他老爹叫二黑鸭子，他自然就是鸭蹼子。上学，大名叫朱蹼，发了财，改名叫朱朴。据说是请京都头号周易大师兼绝色美人儿文汪汪小姐给改的，不知是发了财不忘艰苦朴素之意，还是另有高深玄奥的易理或者说是天机。

“请问先生贵姓？”

我只得如实报告。

“请问先生工作单位？”

还得如实汇报。

“请问先生，是和朱总约好的还是……？”

他奶奶的！听着温柔，审贼似的，没完没了。我一急，打开了连发：姓名，年龄，性别，民族，职务，学历，政治面貌，婚否，参加工作年月，有无历史问题，级别，工资额……整天填不完的表，害怕你审查？未末了，还特意找补一句：爱好，小姐，缺点，没钱。还有什么需要审查了解监督汇报的？

我听见对方“哧”地笑了一声，听见她很快又把笑刹住，依然甜美温柔地审查我：“请问先生找朱总有什么事？可以由我代为转达吗？”

这回我可真火了，顽固地藏心底的一点自傲劲儿，一下子变成了喷出三丈的怒火，我冲着话筒怒吼：“你告诉朱三蹼子，他丫挺的要再给我装大爷不接电话，我这辈子都不给他打电话！”

这一硬，钻透了我和老三之间这道温柔的墙，老三很快就出现在电话那头儿：“您好。”

朱朴。那位？哎—吆—嗨！哥！哥！我的亲哥哥好哥哥！您把电话放下，我立马儿给您拨过去！”

我只得狠狠地放下电话，恨恨地等着。这孙子，连我们的这点儿隐私全门儿清！干我们这一行的，轻易地不给人打电话，甭说长途、市郊，连市内的也很少往外处拨。不知道的，说作家怎么怎么摆谱儿；崇拜的，说老师怎么怎么有派儿，天上掉刀子的事儿，都能憋得住，等电话。哪他娘的什么谱儿派儿的，怕交电话费！

很快，老三就把电话打过来了。一劲儿地赔礼道歉，隔着电话，我都能看见他那猴儿巴唧又稀泥软蛋的窝囊熊样儿：“甭生气甭生气，改天儿请您撮一顿野味儿，涮个蛇蒸个鳖什么的，给您败败火，补补身子，让嫂子乐呵乐呵……得得，甭骂啦，我服啦怕啦行不？丫挺的小日本儿哭着喊着要和我合资，早他妈哪去啦？见我大发了，利润增长快了，兑俩钱儿进来清等着分利润，就算合资？他丫挺的想剥削我？把咱那亏损企业买几个来入股，我和他合！……好好，我不对，我穷操心，不叫屈啦。瞎忙，穷忙，乱忙，胡忙，瞎摸海，瞎打碰儿，成不成？……再不成，作家哥哥兑词儿吧，给我多对付几个，好不好？……哎！我可给你问了。我老爹足足吧哒了3个钟头儿另18分又30多秒的烟儿，想的那个认真，还是没想起来那小格是谁。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论起来，老八是你叔哪。他一辈子光棍儿，没儿没女的，以后有空儿，别忘了给他上上坟。这都哪跟哪儿呀？”

我说，我不想问你孙子这个了，想再打听一点儿老八的事儿。

“嗨！晕了晕了！忙晕了！”老三在那头儿叹了一口气长长的粗气，“净他妈小日本儿闹的！回来就想着找您哪。您还记得老八腰带上滴溜着的那个大蛋蛋子不？就是他整天不离身儿不松手的那个破玩艺儿！”

我说，那是人家老八给他娘和自个儿预备的养老金，你丫挺的别给密起来贪污了。

“嘿！你怎么知道？”听话音儿，我就知道老三把小眼睛瞪个溜圆，“你猜怎么着？一大蛋蛋子钱，全是镞儿，1分的，2分的，5分的，还有铜板儿，怪不怪？他在哪儿弄的？有小20斤！我们十几个手儿，一边儿擦一边儿数，折腾了一晚上，终于也没弄明白多少钱！丫挺的，怎么处理？你出个主意想个辙啊！……人家老八的私有财产……还在我这儿撂着呢！……操！小瞧我不是？我他妈资产过亿啦！……我那天想，要不……嗨！您好好听着，参谋参谋好不好？……要不，就在朱家街盖个老八纪念馆得了，老八可是这一带最有名的名人呢！把这些东西算个遗物摆进去，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省得费尽心思怎么处理也摆放不妥当……行吧？有您这句话……不过，这玩意儿，是算勤俭呢，还是算剥削呢？……丫挺的小日本儿又来了，我得和他们斗去。我不信，咱中国人都斗不过他们！……得，哥哎，甭骂我啦，成不？除了有钱，咱还有骨头！咱不见了钱忘了爷爷姓什么……马上去！先让他们进谈判室……哎—等我给您去电话，你不用给我打啦！”

你就是叫我三声爷爷，我也不给你打电话了，我享受不了那份儿热情温柔甜美的审查。

半夜里，老三又给我拨来电话，张口千言离题万里的，足足聊了有俩钟头儿。我归纳了一下意思，大部分都是针对着我给他谈过的，这篇《老八》的创作构想的建议。

建议分好几个来源。这一下午，老三派人分头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专

门研究《老八》，主要是研究《老八》的结尾。

一个座谈会是在朱家街召开的。

朱家街的老少爷们儿（还有部分半边天们）建议，应该重点突出老八他娘下葬时的隆重的感人的场面。还有，应该把朱家街打南边儿北迁，至今仍保持南边儿的部分特色，如睡床不睡炕——这可是明显不同于京畿其他地方的文化现象！如不吃腌酸菜，如老八保持“俺”的语音，等等，重点宣扬宣扬，知名度上去了，朱家街也许可以加以开发，成为一个热门的民俗景点呢！当然，如果前头也能改，那就更好了……

另一个座谈会，是由乡党委宣传委员召集，由乡党政两个一把手主持召开的。

参加的是全乡的文学爱好者，其中的一名优秀的新星还在县文化馆油印的《小苗》上发表过8行诗，是本乡未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这个座谈会层次高，思维活跃，发言热烈，建议也最多。有的建议，应该让老八参与京流国际集团的创业（听到这个建议，正在现场掌握情况的京流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曾马上马和老三进行了联系，老三慨然允诺），在改革开放中，焕发了青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改革开放把鬼变成人。有的建议，应该让老八和邢小格暮年重逢，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喜结良缘，老八他娘的眼睛应该由乡亲们出资治好——本地的风土人情是多么纯朴善良啊！有的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地说，应该把吕老师请回来，让他在家乡住些日子，看一看家乡的新面貌。写解放前受苦，写谎报吹牛假共产主义，写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大力宣传改革开放？这怎么行！怎么得了？怎么着，也得把吃老鼠那一章删掉，即使真有这事儿，也不能写，得艺术加工，再加上个光明的尾巴。否则，吕老师这样无远虑的人，必会有近忧，弄不好还会把人家刊物牵连也折进去……有的建议，最好老八在台湾的哥哥借改革开放之际，回乡探亲，为乡亲乡情所感动，毅然给了老八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美金（台币港币也可），让老八很快发起来，成为名振四方的大企业家，反映一下两岸人民沟通的愿望和热情，反映一下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

哪跟哪儿啊？

都是好意，都是为我好。可我老觉着别扭，不是滋味儿，憋屈。

操！人都他娘的死了，还琢磨来琢磨去瞎编个什么劲儿？！

不写了！不写了！

爱谁谁。

